圃隱先生集 四

共四

圃隱先生集續錄卷之二

年譜

永樂三年乙酉 太宗大王六年

上因權近疏請 命錄用子孫 出先生行狀 ○ 命文忠公鄭夢周宗孫二八結復戶 出宗家復戶公文

正統三年戊午 世宗大王二十年

刊先生詩集 上命右承旨權採序之 出權採序

景泰七年丙子 世祖大王二年

先生奉祀孫保坐六臣獄遠竄韓明澮奏鄭保有亂言 上親鞫供曰常以成三問朴彭年等爲正

人君子故實有是言 上怒甚命轘之因問此何人左右對曰鄭夢周之孫也 上遽命止之曰忠臣之後宜減死論遂竄延日出光廟實錄

成化二十三年丁未成宗大王十八年

上命錄用鄭夢周後出宣陵誌文先生奉祀孫熹擢爲司饔參奉出熹墓碣

正德十二年丁丑中宗大王十二年

上命鄭夢周子孫錄用先生玄孫世臣首膺 寵命出柳溥跋○先生墓所特 命環封自香秀山以下至無等峙竹田等地定界以表之又置山直五人仍

給復戶四結其後環封之地入於 敬陵香炭之
所禮曹入 啓移定 上令依 祖宗朝受教給
復二八結 出復戶公文

嘉靖十二年癸巳 中宗大王二十八年

先生玄孫世臣以新溪倅刊先生詩集 出柳溥跋

萬曆元年癸酉 宣祖大王六年

時行軍籍之法 上曰文忠公鄭夢周子孫勿論
嫡庶蠲免身役事下兵曹 出宗家免役公文○肅廟戊寅兵曹判書李
濡以爲乙卯事目定奪時大王子孫四代後及
韓氏之稱以箕子子孫者孔氏之稱以孔子子孫
者安氏之稱以安文成子孫者及諸功臣子孫等
嫡長外除七般賤役幷令定軍而圃隱後裔旣無

舉論之事且宣廟朝受教明白尚存則未及叓爲拈出定奪之前直舉乙卯事目行以一切之法似欠穩當鄭纘伯等餘丁之役今姑頓下事係關龍仁縣○按此關文實遵宣廟傳教之意故附見于此

○命文忠公鄭夢周子孫依祖宗朝前後受教二八結稅外復戶出復戶公文

三年乙亥宣祖大王八年

崧陽書院初成以題文忠位板事上稟上曰夢周高麗人也豈肯受本朝官爵雖有領議政之贈只書圃隱先生可也出李濟臣鯸鯖瑣語

十二年甲申宣祖大王十七年

弘文提學柳成龍承命校正先生集而跋之出柳

成龍跋 上曰鄭夢周節義文章可與文山儷美其文集速印出頒布仍命相臣盧守愼作序出宣廟行狀

二十年壬辰 宣祖大王二十五年

臨皋書院守僕崔善梅等奉藏先生畫像于紫陽洞石竇中辛免兵燹

二十八年庚子 宣祖大王三十三年

懿仁王后 園陵久未卜吉 朝廷憂之令諸術官各擧所知密 啓先生墓亦在其中 上下敎曰設使鄭夢周之墓果合於用豈忍使忠賢朽骨發掘於二百年之後哉其特勿看

三十年壬寅 宣祖大王三十五年
臨皐書院壬辰燬于兵燹是年士人鄭世雅李喜
白鄭湛等重建于道一洞 先生先壠在此洞故移卜事聞復
賜額臨皐
三十一年癸卯 宣祖大王三十六年
上特遣玉堂官 賜祭墓所祭文頭辭用禮曹判書
李廷龜陳 禀依 萬曆丁丑吉再致祭文例書
以高麗門下侍中鄭公之墓仍 令守塚錄用子
孫○ 上命儒臣柳希春撰次其言行名曰儒先
錄 出宣廟行狀

三十三年乙巳 宣祖大王三十八年

始 宣廟丙子士人李啓李贇等建書院於龍仁東面後改慕賢村竹田主享先生配靜庵壬辰燬于兵燹是年圻伯李廷龜及後孫從善忠傳士人李時尹等重建于先生墓下光海己酉賜額忠烈 肅廟丙戌後孫齊斗纘祖士人沈鼎熙李壽聃姜錫恒等移建 朝家給日守軍五十人 仁廟朝賜給羅州三鄕面注乙浦田畓四十餘結 孝廟甲午因院儒疏請免稅○愚伏鄭經世倡議建書院於尚州治東洛江茂艷浦奉安先生及寒暄一蠹

晦齋退溪 肅廟丁巳配盧穌齋守愼栁西厓成
龍事聞 賜額道南
四十年壬子光海主四年
始戊子迎日士人等建書院於縣東青林村奉安
知奏事圃隱兩先生以兩先生遺址故也壬辰燬于兵燹而
辛保位板是年重建于舊址先奉圃隱先生癸丑
事聞 賜額烏川 崇禎己巳合享知奏事先生
○永興士人李善覺等建書院於府東華山下龍
興江奉安先生及靜庵事聞 賜額興賢 顯廟
丙午移建

四十六年戊午光海主五年

先生奉祀孫儁當廢 母妃之議直書 大妃排

抑兇疏出雙峯鄭克後遺稿

天啓三年癸亥仁祖大王元年

上用禮曹判書李廷龜 啓請陶隱家廟及忠烈書

院 遣禮官賜祭子孫等田結復戶依 祖宗朝

受教限八結田稅外復戶事分付該廳及本道

崇禎五年壬申仁祖大王十年

龍宮士人建書院於治南洛江上蓋以先生詩有

昔日讀書興國寺之句而寺址在近故也享先生

及退溪配柳西厓成龍

九年丙子 仁祖大王十四年

先生後孫倬以都摠都事戰亡於南漢北門外

上命贈職○先生後孫雲翼十二歲負先生畫像

避亂嶺南

十年丁丑 仁祖大王十五年

先生奉祀孫儁以瓦署別提當三田碑閣蓋瓦燔

造之任不仕 出瓦署先生案

十六年癸未 仁祖大王二十一年

先生奉祀孫儁以臨皐書院旅軒張顯光不可并

享陳疏禮曹回　啓定奪配享

仁祖大王二十五年丁亥 崇禎年號止於甲申故以我朝紀年

順安士人朴時格等建書院於縣東星州山下主享先生配靜安韓公禹臣　肅廟甲戌事聞　賜額星山○先生奉祀孫雲翰久未牽復後孫佾等援引　祖宗朝鄭夢周子孫三人錄用之典陳疏請復職奉祀孫以供香火　上特命銓曹復鄭雲翰之職

顯宗大王六年乙巳

咸興士人金洽等建書院於府南雲田社享先生

及靜菴退溪栗谷牛溪尤庵配趙重峯閔老峯

九年戊申

定平士人李天雄等建書院於府東享先生及靜菴配金清陰趙浦渚閔老峯

肅宗大王四年戊午

蔚山士人李蓋李廷禮等建書院於府東太和江伴鷗亭村奉安先生及晦齋事聞 賜額鷗江

五年己未

上因時相建請圃隱祠堂依讓寧大君祠堂自 朝家造給之例特 命造給墨寺洞錄用守廟子孫

七年(辛酉)

正月 上用領中樞宋時烈建請圃隱奉祀孫鎬家屬 命給官騎還京第月給廩料待年除職○二月 上用左議政閔鼎重建白 命更爲造給影堂以置其畫像

九年(癸亥)

上用左議政閔鼎重 筵請圃隱影堂奉安時 遣禮官賜祭

十九年(癸酉)

上駕次松都 遣禮官賜祭崧陽書院

二十八年[illegible]

彥陽士人金見堯等建書院于治北蟠龜臺下享

先生及晦齋鄭寒岡

三十二年丙戌

先生奉祀孫鎬移建祠堂及影堂壺洞 上用禮曹

判書李頤命 筵白令該曹顧助

三十三年丁亥

上用校理吳命峻 筵白圃隱影堂奉安時 遣禮

官賜祭又 傳敎圃隱影堂 賜祭時別遣承旨

仍 下御製御筆三絶於海昌尉吳泰周又 命

銓曹復鄭鎬之職○ 上用領議政崔錫鼎 筵
奏奉祀孫鎬死子幼其弟錫特 令除職權奉宗
祀
三十四年戊子
九月 上用修撰李正臣䟽請奉祀孫鎬子兊濟
依辛酉例月給廩料待年除職○十二月 上用
副校理李正臣䟽請忠烈書院移建時所貸戶兵
曹錢二百貫特 令蕩減
三十五年己丑
上用檢討官吳命恒所 啓奉祀孫鎬所後子道濟

令該曹成給立案給料除職

三十九年(癸巳)

雲峯士人奉先生於龍巖書院院在縣北刱建在壬午始享朴懷齋光玉邊桃灘士貞盧師傅亨弼至是幷黃芝所一皓配享

英祖大王八年(壬子)

上用禮曹判書金在魯建白圃隱影堂 遣禮官賜祭又 命銓曹復鄭錫之職

十六年(庚申)

上駕次松都 遣禮官賜祭崧陽書院又 命豎善

竹橋碑

十九年癸亥

上用領議政金在魯言 命還立道濟爲奉祀孫先是宗孫鎬所後子道濟死無子金公在魯請立道濟弟夏濟爲宗嗣道濟罷還本宗其後夏濟死又無子陶菴李公縡謂道濟宜還爲宗嗣夏濟爲次子至是金公建白還立道濟爲嗣夏濟罷歸本宗

二十一年乙丑

上特命遣禮官賜祭墓所

二十七年辛未

忠烈書院儒生改摹先生畫像於掌苑署署郎成三問書

基

上因領府事金在魯所達特命 遣承旨具

彥儒賜祭

三十二年丙子

上命遣承旨賜祭家廟

新增

正德十三年戊寅 中宗大王十三年

冬十月 遣官致祭于高麗侍中鄭夢周之墓

命行再拜禮示以不臣之意 出國朝寶鑑祭文逸

孝廟十年己亥

先生後孫維城與雲翼元徵重刊先生文集

肅廟二十一年乙亥

上用承旨尹德駿 啓祭文頭辭定以高麗門下侍
中忠義伯鄭公以爲永久遵行之例出太學志
四十五年己亥
先生後孫纘輝成先生續集○ 英廟己丑開城
留守元仁孫入梓
正廟四年庚子
上特命賜祭影堂祭文逸
八年甲辰
上命致祭崧陽五賢時追配忠靖公禹玄寶
十六年壬子

上命以先生孫雪谷保配享忠烈書院　賜祭墓所

二十二年戊午

先生奉祀孫亮采　除拜豐德府使下直日　上

特命賜祭于崧陽書院

純廟四年癸亥

上用時相　遂白　命賜祭影堂仍錄用子孫

三十一年庚寅 翼廟代理時

遣承旨賜祭影堂嗣孫問名調用

憲廟六年己亥

上用右議政趙寅永　筵白致祭崧陽書院

哲廟五年甲寅

上用領議政金左根 啓賜祭影堂

今上二年乙丑

上用左議政趙斗淳 啓賜祭影堂

九年壬申

上駕次松都 傳曰鄭文忠公卽是東國儒宗剏居節義可貫日月今来此地豈可無示意致祭于崧陽書院又 命竪善竹橋碑其祠孫問名調用

二十一年甲申

上用左議政金炳國 啓調用祠孫

三十七年庚子

先生後孫煥翼與世基然徽重刊先生續集有新

增新增止此

遺事

鄭夢周宴耆老禑如其第曰予非爲飲酒來聞父王

時老相皆會如見父王來出李橋倫

恭讓王三年七月鄭夢周與宰相等上疏請令省憲

刑曹議定立昌迎禑宗衍彝初益富之罪五罪從

之出麗史下同

四年二月守侍中鄭夢周進所撰新定律王命知申

事李詹進講凡六日屢歎其美謂侍臣曰此律須要熟究刪定然後可行於世也苟不熟審一切判付恐有可刪之條也法律一定不可變更講至以樂人娼妓爲室者杖八十離異政曹外敍用乃曰世實多有此等人深嘉納之

往歲之夏吾友周監簿雲章出使三韓其還也嘗爲余言東方之國久被聲教而文學才藝之士前後相望若牧隱李氏圃隱鄭氏陶隱李氏皆其巨擘而牧隱尤爲先達也亾何圃隱以獻驥京師邂逅于候館出示其紀行詩余固信雲章之言不我欺

矣出明高遜志陶隱集跋

襄憲公李原乙丑登科圃隱主試席數曰以文敬齋諱

岡副使之才德不大厥施今有兒如此天之報施信

有徵哉出海東名臣錄

初崔瑩勸辛禑興師攻遼我 太祖舉義回軍復立

王氏左使趙浚政堂鄭道傳密直使南誾等知天

命人心所在欲推戴 太祖 洪武壬申三月

太祖墮馬守侍中鄭夢周以浚道傳誾等同心輔

翼令臺諫劾流之遣金龜聯李蟠就貶所將殺之

義安大君和興安君李濟等白 太祖曰勢已急

矣將若何 太祖曰死生有命但當順受而已和
齊謂麾下趙英珪曰 李氏之有功王室人皆知
之今爲人所陷後世誰知麾下士其無効力者乎
英珪曰敢不從命英珪等要於路擊殺夢周 太
祖太怒因病篤至不能言 恭定大王卽位以專
心所事不貳其操贈謚文忠詩曰麗季衰微泰運
升羣賢攀附摠飛騰從容就死烏川子啓我朝鮮
節義興其二曰忠義由來不可堙平時砥礪且無
人疾風勁草尤難見須識高麗一个臣 出三綱行實
麗末圃隱鄭文忠公以眞儒王佐才出爲世用最爲

聖祖所知屢辟幕下回軍之後同升爲相文忠與金
震陽諸公忘身徇國欲扶社稷時 聖祖功業日
盛羣下歸心勢難終於北面文忠協謀傾之 太
宗嘗告 太祖曰鄭夢周豈肯我家 太祖曰我
遭橫讒夢周以死明我若係于國家有不可知及
文忠心跡彰著 太宗設宴請之作歌侑酒曰此
亦何如彼亦何如城隍堂後垣頹落亦何如我輩
若此爲不死亦何如文忠遂作歌送酒曰此身死
了死了一百番更死了白骨爲塵土魂魄有也無
向主一片丹心寧有改理也歟 太宗知其不變

遂議除之文忠一日問病於 太祖邸仍察氣色歸路過故酒徒家主人出外階花盛開遂徑入呼酒舞於花間曰今日風色甚惡甚惡連嚼數大椀而出其家人恠之俄聞鄭侍中遇害矣文忠之自太祖邸歸也有橐鞬武夫衝其前導而過變色顧謂隨行錄事曰汝可落後答曰小人從大監何可他往乎再三呵止亦不從文忠之遇害抱持同死當時倉卒無人記其姓名遂不傳於後世歌曰今日風色雖甚惡階上含盃舞亦樂今橐武夫衝馬過愼莫詰問知能那五百年綱常一身都有任白骨

秀麗土未改向主心相公一死分內事彼蔡亭誰氏子生從相公生死從相公死君不見 聖朝開國策勳臣盡是麗時食祿人出沈光世海東樂府

世宗大王嘗對羣臣教曰高麗之李能爲舊君執節不改者獨鄭夢周吉再故後皆追贈矣出李遇雜錄

宣祖大王敎曰本國舊稱文獻之邦而其格致誠正之學則罕有傳焉自高麗鄭夢周始倡絕學至本朝金宏弼鄭汝昌趙光祖李彥迪等相繼而起講明道義發揮經傳此人等大有功於斯道出宣廟

行狀

尚論

余嘗讀圃隱集霸家臺之詩竊歎以爲斯作不過記風土敘陰晴而已而其志節恢恢犖犖有非恒人所能窺測然他日經濟之業亦可因是而求其彷彿焉達可誠天下士也（出佔畢齋金宗直集）

問王氏之後繼立者辛氏而鄭圃隱先生不立忠節後雖有功何足贖哉退溪曰不然繼之者雖辛而王氏宗社未亡故圃隱猶事之正如秦之呂晉之牛而綱目不斥王導之流圃隱正得此義（出退溪李滉語錄）

鄭寒岡逑問於退溪先生曰鄭圃隱爲恭愍朝大臣三十年於不可則止之道已爲可愧又事辛禑父子謂以辛爲王則他日放出己亦與焉如非王出則呂政之立嬴氏已亡而乃尚無恙又從而食其祿淺所未曉答曰程子曰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以圃隱之精忠大節可謂經緯天地棟梁宇宙而世之好議論善攻發不樂成人之美者嘵嘵不已不意君亦有此病也出退溪集

我國學問箕子時事則無書籍難考三國則天性雖有粹美而未有學問之功高麗時雖爲學問只主

詞華至麗末禹倬鄭夢周後始知有性理之學及
至我　世宗朝禮樂文物煥然一新以東方學問
相傳之次言之則以夢周爲東方理學之祖吉再
學於夢周金叔滋學於吉再金宗直學於叔滋金
宏弼學於宗直趙光祖學於宏弼自有源派也（出高峯奇大升論思錄）

前朝從祀者鄭文忠一人外其餘薛聰崔致遠安裕
則無與於斯道如欲裁之以義則斯三人者可以
祀於他所而不可配於文廟也金文敬鄭文獻則
言論風旨微而不顯李文元則出處頗有可議者

惟趙文正倡明道學啓牖後人李文純沈潛義理模範一時斯二人者表出從祀則夫誰曰不可哉出栗谷李珥經筵日記

我東方自箕子以來仁義忠信禮樂衣冠以君子之國見稱於中華而研究性理之士寥寥乎其無聞至麗末鄭文忠始以道學倡之名儒繼作盛於我朝出栗谷家狀

論東方道學之統曰鄭圃隱夢周倡絕學於麗季金寒暄宏弼繼墜緒於我朝出沙溪金長生語錄

冶隱微官也無國亡與亡之義故見幾而退自潔其

[illegible][illegible]圃隱大臣也以一身任社稷之寄故臨危授命
殺身成仁斯二者皆爲中道而論其所處之難易
則固有在矣世之好議論工訶詆者乃欲索瘢於
圃隱其不仁甚矣 出愚伏鄭經世集
我東雖曰東夷高麗之時朱子語類稱之曰高麗風
俗好高麗一世夷俗未變然視諸南西北諸種則
尚有東漸之化矣粤自麗末圃隱鄭先生出而當
路蔚然出幽遷喬一以禮義變其舊俗而又得朱
子書於中州以教於國中自後道學漸明以至於
靜退栗牛則道學大明於世矣竊聞中州人皆宗

陸學而我東獨宗朱子之學可謂周禮在魯矣出尤菴宋時烈集下同

鄭圃隱一生以用夏變夷爲心至於請却虜使然後其素心卓然如青天白日與許公之變於夷者異可同年而語哉

麗氏之季圃隱鄭文忠公奮起千載之後聿尋皇極之緒而其所以爲學則實原於朱子之書當時朱子之書始來于東人莫之知也獨公溯其源而游其波

南溪朴公世采曰其區處五罪一事直是聖賢作用

後世儒者當國末間有此等措置當其危疑之際非此一着安能有所施爲於此可見此老經濟手段出後孫齊斗記聞

祠廟附畫像 書院 貫鄉 碑表 神道碑銘 追記 墓誌銘

家廟以文廟從享永世不遷九庵曰儒賢之從祀聖廟卽同朝臣之配享宗廟論以禮律先生不祧爲宜云

影堂　肅廟己未造給祠堂後先生畫像幷奉於祠堂九庵以多士瞻謁有所拘碍言于老峯閔公鼎重閔公陳奏造給影堂○

永慕齋在先生墓下九庵書額

畫像

一在奉祀孫直長亮采家○ 洪武庚午先生錄佐
命功立閣圖形革命後子孫藏于家廟被燼於壬
辰倭亂光海己未嶺伯朴慶新遣畫師權鷹移摹
一本於臨皐庚申奉祀孫儁晤來奉安于家廟年
久黦昧 肅廟丁巳邀畫師韓時覺移摹三本奉
安一本二本奉安於忠烈崧陽 英廟己丑以丁巳本失眞
邀畫師韓宗裕移摹忠烈積藏本奉安舊本洗綃
在臨皐書院○ 嘉靖乙卯移摹家廟所藏麟閣
本奉安而壬辰幸免兵燹 崇禎己巳院儒以舊

本漫漶邀畫師金埴移摹奉安而舊本櫝以藏之

後移奉于忠烈[illegible]辛未撤享後本郡子孫與士林建影堂奉安

一在崧陽書院○ 萬曆乙亥移摹家廟所藏麟閣

本奉安而被燼於壬辰倭亂 肅廟丁巳移摹三

本一本奉安于本院 英廟戊子開城留守元仁

孫以丁巳本失眞送院儒奉往忠烈書院櫝藏乙

卯本邀畫師韓宗裕移摹奉安後丁巳本洗綃

一在忠烈書院○ 孝廟甲午後孫係陪來臨皐書

院櫝藏舊本奉安于本院卽 嘉靖乙卯傳寫原

本而最稱逼眞者也 肅廟丁巳移摹三本奉安

一本而今　上辛未以丁巳本失眞邀畫師張景周後摹乙卯本奉安而乙卯本則樻藏丁巳本洗綃[illegible]辛未撤享後樻藏于宗家

書院

一臨皐書院在永川壬辰燬于兵燹壬寅重建

一崧陽書院在開城以上兩院已見校正本

一忠烈書院在龍仁　萬曆丙子刱建壬辰燬于兵燹乙巳重建　肅廟丙戌移建

一鳥川書院在迎日　萬曆戊子刱建壬辰燬于兵燹壬子重建

一道南書院在尚州　萬曆乙巳刱建

一興賢書院在永興　萬曆壬子刱建　顯廟丙午移建【新增】辛未撤享後更建影堂今上庚子移安道南舊奉畫像

一三江書院在龍宮　崇禎壬申刱建

一星山書院在順安　仁廟丁亥刱建

一雲田書院在咸興　顯廟乙巳刱建

一望德書院在定平　顯廟戊申刱建

一鷗江書院在蔚山　肅廟戊午刱建

一蟠龜書院在彥陽　肅廟壬午刱建

一龍巖書院在雲峯　肅廟癸巳奉安刱建在壬午

貫鄕

烏川本迎日縣新羅斤烏支縣在今慶州東北四十里東濱海距京八百里以烏川在其地故別號曰烏川自知奏事先生世居于此中移永川圃隱先生有詩曰永野田宜稻烏川食有魚我能兼二者但未賦歸歟先生自註永川烏川二邑連境皆吾鄕里云則其有居宅可知而但今未的其遺墟耳

碑表

一成仁碑在松都善竹橋本府士人等所建而書以圃隱鄭先生成仁碑一代忠義萬古綱常 肅廟

庚寅留守權尚游重建碑閣

一御製詩碑在成仁碑傍 英廟庚申 駐蹕善竹橋仍 下御製詩及小識 命留守金若魯碑建閣 新增 今上御製詩碑同閣

一神道碑在先生墓右麓下 肅廟乙卯碑文成於尤菴德源謫所庚申尤菴還 朝以子孫私力難於刻豎屬之太學又請老峯閔公主管其役閔公親往伐石入下墓下因己巳禍作停役後忠烈書院掌刻役士人李志儒權誧後孫湨翰文徵等終始監董己卯冬立

神道碑銘并序

宋時烈

圃隱先生旣沒二百八十有餘年後學恩津宋時烈爲之說曰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而惟其託於人者有絕續故其行於世者不能無明晦此正朱夫子所謂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能及者也嗚呼若先生者豈非其人歟先生挺豪傑之才負特立之資當麗運之將訖盡瘁所事臣道畢備者固已垂諸冊書與古人并駕麗氏之有先生豈不幸歟雖然先生天爲我東生之也我東[illegible]處夷服中至周武王時殷太師來爲君長八敎是施是必宗其祖舜司徒之

敬敷者然繼作者無有聞焉歷二千餘年跡熄言堙
將隨世而益下矣當胡元之世天下腥羶至於東土
則又彝倫益斁誠亂極思治之日也先生以妥歡帖
睦爾之五年丁丑十二月戊子生焉歿於　洪武壬
申四月初四日葬於龍仁慕賢村文秀山辰坐戌向
之原諱夢周字達可自未生時已有嘉徵稍長卽慕
聖賢之學父母喪皆廬墓終制雖其非禮之正然食
稻衣錦供佛飯僧之俗漸變其舊矣衣冠文物遵用
華制以革鞮屨卉裳之陋則用夏變夷之漸已見於
此矣講書談理主於朱子而橫說竪說無不脗合則

不但古註之支離紛挐者不能以誤人而如江西永嘉之似是而非者亦無所售焉則有如百川歸海衆星拱極矣而家禮立祠堂而祭祀之禮正拒北虜歸義主而尊攘之法明盡忠孝宏綱大用皆可以質鬼神而無疑俟百世而不惑者矣學啟 本朝諸儒得有以推本演繹其道學淵源與章句之功沿泝乎洛建而浸淫乎殷周者皆祖於先生則其制治保邦盡忠成仁者豈是先生之跡事也 本朝自國初漸加褒尚至我 中廟朝靜菴諸賢出而益加闡明遂以從祀文廟則崇報之典至矣盡矣然若與薛崔安諸賢爲同

條貫則尚論者或不厭也唯禑昌之際史多闕文
故先生進退之義後人或有疑焉者然先生義精仁
熟以道周旋君子之所爲豈衆人之所知哉昔有以
問於退溪李先生者先生曰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
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斯至論也嗚呼先生盡心危邦
卒以身殉則其忠盛矣喪祭之禮能變舊俗則其孝
大矣然自古篤於忠孝者世不乏人則先生之忠與
孝猶有其倫矣其斥胡元歸　皇朝用華制變胡俗
使我東土爲中國之屬國而蔚然爲禮義之邦者是
非先生之大功乎然考之春秋則弦黃諸國遠隔荊

達慕向中國以至滅亡而不悔者有之則先生之功亦不能以專美矣惟其以儒者之學爲己任而其爲學也必以朱子爲宗使後之學者皆知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此三者爲聖學之體要則其功孰與之侔幷哉且夫自朱子以後 中朝之道學分裂歧貳陽明白沙之徒以荒唐隱僻之說思有以易天下而洙泗洛閩之宗脉晦塞而不傳此其害甚於洪水猛獸之禍矣獨我東土擇之也精守之也專汔無支分派別之惑此雖後先生而賢者之功而至若尋源泝本則捨先生其誰哉故前後尚

論之士莫不曰先生東方理學之宗斯乃士林之公言也昔文中子曰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東土之士於先生亦當如此云嗚呼此實天爲我東篤生哲人以啓道學之淵源使絶者續晦者明嗚呼此豈人智力之所及也哉先生迎日人上祖襲明麗朝以名儒官至樞密院知奏事曾祖仁壽祖裕考云瓘俱贈顯官妣李氏署丞約之女也先生二子宗誠宗本　光廟朝有名保者與六臣友善逮其獄起保常慊慨往省其庶妹爲韓明澮之妾者曰公安往曰詣闕鞫獄也曰公當爲萬世罪人明澮聞之卽詣闕告　上親

鞫之保曰常以成三問朴彭年爲正人君子故實有是言　上命轘之左右曰是鄭某之孫也　上遽命减死曰忠臣之後只竄廷日亦可謂尚其類也世愈遠益不振識者疑焉自近世以來漸至蕃昌其最顯者右議政維城判中樞應聖寅平尉齊賢統制使榼統制使傳賢同知倜其奉先生祀者朝廷例加錄用今尚瑞直長纘光於先生爲十一代孫也古人有言曰開千眼者必有後於此亦可以見先生也銘曰

堪輿磅礴一理充塞風氣周旋開有後先昔者全閩一蠻夷區洎紫陽生爲魯爲鄒惟此東方寔唯九夷

父師之後八教漸微勝國謠俗猶是稚髫惟我先生崛起具季豪傑之才純粹之體不由師承默與道契修之於己行滿鄉里行之於國風動遐邇庠序既設俎豆莘莘士誦詩書民趨作新當時天下陸沈胡虜維茲用夏周禮在魯 義主攘夷背陰向明春秋大義炳如日星未盡底蘊天柱忽傾其身既沒其道益壽若山有岱如北有斗蓋先生道乃紫陽學祖述憲章躬行心得其在丈席擯斥百家橫說竪說一此無他第所論說聽者疑惑及得胡通無不符合地遠世後若航斷港因言得意痕白摑捧爾後諸賢承繼張

皇歷選前後其功莫當若宋濂稱始建圖書以授閩
洛以傳閩甌此殆天啓統會宗元凡我後學亦溯其
源

追記　權尚夏

按麗史壬申四月臺府之請按趙浚鄭道傳等也先
生之弟禮曹判書過司宰令蹈實與聞焉及事翻就
鞫吏議當斬賴我　聖祖寬大之德只流遠地嗚呼
先生所樹立固已卓卓如彼而斯二公者亦同心不
貳視死如歸五百年正氣可謂咸萃一門矣茲事不
載原文故謹摭記如右俾後人考信焉仍竊念先生

大節人莫不仰止而惟其推闡之功則知者或尠至我尤翁始乃闡發無餘然則大碑之成於數百年後其亦有待歟斯役也老峯閔相公鼎重實經紀其緒賴以克完其尊賢衛道之誠士林亦不可不知也

墓誌銘 幷序

李縡

圃隱先生既沒二百有餘年尤菴宋文正公時烈爲大碑建于墓前其後垂七十載後學三州李縡又敢爲之誌誌曰嗚呼天之眷佑我東土久矣蓋自殷師受封以來吾道已東而洎乎麗氏八百餘年昧華夷之大限醉佛氏之糟粕幾乎夷狄禽獸之歸矣亂極

當治有開斯先於是篤生我先生以啓吾邦文明之
運天意豈偶然哉先生諱夢周鄭出延日知奏事襲
明之後祖諱裕考諱云瓘俱贈顯官以先生貴也先
生以丁丑十二月戊子生于永川愚巷里母李氏娠
有異夢及生肩上有黑子七列如北斗十九歲丁父
憂時喪紀大壞先生獨自貳於流俗廬墓以致哀丁
酉中進士第三名庚子魁三場爲文科壯元王宙藝
文檢閱癸卯郎將兼閤門祇候以韓邦信從事官征
女眞于和州甲辰戰勝而還除修撰典農寺丞乙巳
丁母憂居廬一如前喪事聞旌其閭丁未禮曹正郎

兼成均博士兵革之後學校荒廢至是新創成均館
以牧隱李公穡兼大司成先生與李公崇仁金公九
容朴公尚衷同爲館職學子坌集庠舍不能容每講
先生講說發越超出人意諸儒莫能及時經書之來
東方者唯朱子集註而後得雲峯胡氏四書通與先
生所論靡不脗合牧隱亟稱之曰達可論理橫說竪
說無非當理達可先生字也戊申　大明開國先生
力請歸附王子以成均司成爲書狀官入朝還至海
中許山遭颶風上价溺歿先生萬死一生割藻而食
者十三日　帝聞之具舟楫遣還厚加賙恤仍詔諭

高麗去京師萬餘里宜從古昔三年一聘之禮方物止用土産子弟亦許入學蓋其數而實先生專對之力也甲寅授慶尚道按廉使乙卯藝文直提學尋拜大司成先是金義擅殺 明使而朝廷不之問自懷疑貳會元使來權臣李仁任等欲復事元先生慨然與同志抗章請勿迎北使專意事大爲仁任等所搆陷先生流彥陽居二年宥還丁巳倭寇數侵掠濱海蕭然先遣使請和而至被拘囚先生遂膺命報聘人皆危之先生無幾微見色及至極陳古今交隣利害酋敬服館待甚厚比還還其俘禁三島不復侵掠已

未典工禮儀典法判書進賢藝文館提學庚申版圖
判書密直寶文閣提學辛酉僉書密直司事甲子改
堂文學時國家多釁 天朝將加兵於我增定歲貢
以五歲不如約杖流使臣至是當遣 節使衆皆憚
行規避最後始屬先生先生聞命不宿于家倍道趍
節日進表 帝嘉歎優禮以送丙寅復如京師請
冠服之制翌年還始議定百官冠服盡革胡制戊辰
三司左使門下贊成事奏革私田以袪民弊己巳藝
文館大提學庚午進門下侍中益陽郡忠義伯王欲
迎僧粲英爲師先生於經筵進言儒者之學皆日用

平常之事飲食男女人所同也至理寓焉堯舜之道亦不外此貴在動靜語默之得其正而已彼佛氏之教則不然辭親戚絶男女獨坐巖穴草衣木食以觀空寂滅爲宗是豈平常之道乎時俗尚佛忌日齋僧時祭只設紙牓先生請令士庶倣朱子家禮立廟作主以奉先祀禮俗復興壬申二月 大明律來先生取本朝法令參酌成新律以進我 太祖大王功德日盛天命人心已有所歸獨先生毅然有不可奪之節使臺諫劾去心腹鄭道傳等以殺其勢時朝野恟懼禍在朝夕有山僧贈詩曰江南萬里野花發何處

春風無好山先生流涕謝之曰嗚呼其晩也其晩也
四月四日行過大街至善竹橋爲趙英珪所害先生
亡而麗氏遂亡矣嗚呼先生之忠可謂與日月爭光
而於先生特一節爾夫人之所以爲人者惟理義爲
大華夷之分儒佛之辨至先生而判焉至今環東土
數千里能免爲夷狄禽獸者是誰之賜也先生之學
傳於吉注書再又三傳而得寒暄堂金文敬公宏弼
以至于靜庵趙文正公光祖則其爲東方理學之祖
者豈不信然嗚呼盛哉先生初葬海豐郡後　永樂
丙戌移卜龍仁慕賢村文秀山坐辰之原夫人敬順

宅主慶州李氏祔男女各二人宗誠宗本女壻成翼之李長得後孫甚蕃不能盡記系以銘銘曰

斯惟先生之藏與天地而久長盛德大業昭晰無疆

褒典 御製 御筆竝見卷首 致祭文十一

墓所 賜祭文 萬曆癸卯知製教洪瑞鳳製進修撰宋騁賫來

睠惟文忠百代之師闡道啓後吾東不夷身任綱常義烈彌彰世隆褒崇封墓薦香粤自兵餘祭儀靡舉予斯怛焉特致脯醴申戒有司庸修廢典惟玆靈爽諒此不腆

家廟 賜祭文 天啓癸亥知製教趙緯韓製進禮郎李德洙賫來

治由立教聿講崇奬之〻方禮先追賢敢闕秬鬯之典
肆消吉日用寓于東惟靈河岳英姿洙泗正脉學專
宗匠道德巍乎難名業富醇儒文章煥焉可述爲國
柱石斯世蓍龜臨危竭誠不避舟楫之恐墜棄命殉
節獨如松栢之後凋儼然禮義之在東賴以綱常之
不絶惟玆建祠而致祀實是 列聖之遺規今于手
濟大艱心慕往哲薦祭如在爰備式陳之儀肹蠁來
臨庶有冥應之理

忠烈書院 賜祭文 甲子禮郎金地粹賫來

氣全二五生應半千躬探實地學究淵天眞積旣久

勇往獨詣鶴鳴九皐羽儀一世志銳君堯契合命說平生歷揚外內樞轄　龍墀前對一言重國鯨海伏忠信行蠻貊邦賴以安民受其福不有君子其何能毅齊能至魯禮皆從周庶格君非於變俗渝道大莫容孱小側目居州獨何無補一曝文山雖在宋事已去絲難扶漢淚未存楚鴻毛始擲熊掌獨在北斗泰山綱紀宇宙英風颯颯聳動百代聰彼駒城惟子之宮文其在玆道亦已東肆惟　列聖世加褒崇刻享初服亢切勸忠未忒商容徑祭書邑物非誠薄神之庶格

影堂 賜祭文 肅廟癸亥修撰金昌協製進 禮郎金運秉賫來

天挺人豪粤在麗季英偉特達出倫拔萃首倡絕學深造遠詣論說橫竪默與道契濬發淵源芟闢蓁翳鼓舞攸賴俗變魋髻士藏庠序禮正奠祭絃誦洋洋詩書六藝儒教丕闡罔曰夷裔遡溯箕聖直接統系施及 本朝蔚有承繼斯文盛業振古鮮儷炳然義烈在公猶細其所扶樹功亦百世遺澤在人邑可數計肆惟 列聖褒寵靡替匪直酬報亦以勸勵睠玆遺像歷數百歲棟宇壞漏懼將黯昧刱是家廟實妨瞻禮爰命有司立屋移揭位置始尊幀軸無弊衿紳

感發有來濟濟洙水衣帶濂翁光霽觀者凜然若親
奉袂于庸注想薄致肴醴英爽未泯庶幾來届

崧陽書院 賜祭文 癸酉校理李浚製進

昔在三韓人文未彰世入佛老正路蕪荒麗運欲末
夫子挺生實倡吾東道學復明長夜日星衆迷指南
人賴于今得以祭三遭時板蕩殺身成仁忠貫金石
義薄秋旻節樹風聲功惠後學配食俎豆百世矜式
每懷高風曠代不忘拜 陵歸路經過舊坊善竹清
風餘韻猶芳異世相感增于激昂爰茲致祭用寓菲
誠非曰能崇庶歆洞觴

影堂 賜祭文 丁亥校理吳命峻製 進承旨李善溥賫來

粤惟我東僻在偏荒箕疇寖遠大道淪亡不有先覺
孰牖後學惟麗之季乾坤鼎革人歸天與帝肆不易
不有大忠孰扶人紀惟公之生天固有意首倡絕學
嫡傳道脉論辨橫竪脗合胡說禮教丕闡倬擬中國
環東一域于今受賜矧公大節撐拄天地天命有歸
豈昧順逆民彝所關獨秉義烈卓乎成就益見所學
萬古綱常微公其墜野花一句至今隕淚肆我　列
聖世加褒美陞躋聖廡士林咸聳惟予忝位倍加敬
重瞻彼遺像凜凜猶生載築之堂冀永妥靈逮茲移

搆特捐財力棟宇載新明禮罔缺瞻之肅肅衿紳式
目象賢之念於焉益篤感切曠世恨不同時擊節諷
詠寤寐攸思特遣承宣爰致脯醴適遵文廟斯推蘇
禮蓋公終始疇與匹美忠將齊蠋節炳青史行同殷
仁名高千禩緬仰餘風仍眷同志錄後之典亦及冶
老蓋欲勸勵非直崇報一時褒寵至意可想爾矣英
靈庶幾來饗

影堂　賜祭文　英廟壬子知製教成震齡製進

道體無外際地蟠天氣運推移闢有後先粤我東方
僻在荒裔茫然千載人文未啓公奮興首倡經學

觝排佛老宗主閩洛橫豎立說左右逢原揭彼日星
照此冥昏禮復通喪父子以親義明尊主華夷乃嚴
綱紀彝倫民免獸禽終焉殺身惟以成仁萬古首陽
竹橋與伉非昧天命熊掌我欲學問節義匪二伊一
遺風餘烈百世以淑士知樹立儒有淵源陸王詖遁
罔干其間我 朝治隆周道其東究其端緒公實發
之 列聖褒崇世增儀規既錫院額又躋廡享洎我
肅考載敬遺像立屋揭幀賁以 宸章俾世其祀
廩厥雲仍匪直酬報亦以勸勵逮予嗣服世降俗弊
國維不張士趍多歧誰與挽回恨不同時茲因筵達

復其孫爵更侔禮官薦此洞酌英爽不泯庶幾來格

崧陽書院 賜祭文 庚申知製教 李匡輔製進

嗟我東方僻處海澨箕聖敎遠吾道陵替勝國末運異人挺世首倡絕學身任開繼不資私淑獨自超詣橫竪合理脗若符契化成教胄衿紳濟濟家習四禮人誦六藝始闢榛蕪丕變椎魯施及 本朝斯文不廢儒賢輩出關閩是媲究厥淵源實資嘉惠卓彼義烈風動百世一心所事甘以正斃竹橋波咽崧山雲翳民彝不墜日星昭揭然猶在公一節之細 列聖褒典式邁等例非直崇報亦以勸勵今予謁 陵故

都是憇廟貌有屹睠焉回睇遺像凛然尚想光霽亦有四賢俎豆同祭道德名節前後匹儷筭念風猷曠感興涕玆伻禮官酌洞薦芬英靈不昧庶幾來屆

墓所 賜祭文 乙丑知製 敎李重協製進禮郞李渙賫來○上敎曰文忠公鄭夢周卽海東道德之倡唱者善竹橋褒稱之後尚無一致祭之擧矣于今訓飭又旣稱道今日更覽印本不覺曠世興感其令禮曹遣禮官致祭于墓

道在天下靡幽弗通八條施敎殷師啓東駸駸榛莽俗猶陋昧蔚然大儒寔出麗季肇倡絶學述往詔後默契經旨邪說罔售禮制衣冠一變而夏宏綱懿模欲扶傾廈弦黃附周義昭春秋捨命何怨得仁其求

特立宇宙維斗維嶽 聖朝顯忠蓋勸千億六臣之
嶽有孫當轘 恩宥尚類聆睹涕渙躋享文廡斯道
益尊士知樹立學傳淵源輦過竹橋有懷褒旌今製
常訓曠感風聲崇儒象德烈名首揭彝則旣叙功存
百世命立嗣胤俾主香火遇如朝暮發歎黼座敷心
以辭致酹遺塋靈來彷彿無吐茲觥

忠烈書院 賜祭文 辛未知製 教洪鳳祚製進 承旨吳彥儒賫來

學貫天人忠質鬼神東土萬世砥柱一身粤自 列
聖額院躋廡惟我 寧考揭幀傍字洎乎寡昧亦篤
慕艷竹橋千禩楓宸一念曩過遺址罙感曠世竪碑

致享肅寓眷係昧昧我思汔不少替相臣體心卽聞
卽啓始知遺像戾于都下爲是漫漶改其描寫于何
敦匠忠臣故基貞松老竹聲氣相隨章甫爭趍薦紳
聳觀以時告訖不日當還將申享儀思邁常制俾我
代言節士遺裔卽彼肅淸致玆欽恪英爽不昧庶歆
斯爵

影堂賜祭文 丙子知製敎李光運製進承旨林象元賫來○時文正公宋

時烈文正公宋浚吉從祀文廟上敎曰昔
漢光武能修右文之道而漢末淸節使奸雄
戢服右文之道王政之先其欲右文先
乎本海東道學始於圃隱圃隱卽我國之儒
宗于今躬酌四聖之日宜有尊慕之道圃隱
廟遺承旨致祭以表予崇儒重道褒揚精忠

之意

於惟道學歸重博約然其大要民彝天則提綱挈維
莫斯爲先公是擔夯啓後光前姿高志邁學正明誠
發之事業先立大經辨異斥邪敦禮正俗道中一事
豈盡其德尊華大義功在變夷殷師叙倫賴公不隳
推而事君許國以身旣事危邦義在必殉力弊爭天
非不識命戞戞强抑惟守以正丹心一片有感在天
常經大法卒賴有傳身亾道存佑啓文明見知及聞
繼繼其程推原宗祖咸囿範圍豈直一節百世可師
躋享聖廡寔尊功宗欽崇闡揚宋久益隆逮予嗣服

克體 先志撫茲歲運靡德不祀躬薦五聖腏享二
賢上溯下沿的見淵源東周禮樂孰非公惠曠世興
感益思報賽茲遣近臣俾薦泂酌明神不昧尚庶歆
格

新增

墓所 賜祭文製 正廟己酉知製敎李儒慶 進禮郎金宗赫賫來○五月
初四日嗣孫亮采以定山縣監下直入侍時 上曰汝之兩先祖墓則祭事已下敎矣汝
今為外任期速赴任後即為上來迎祭也對曰 雖伏承逆敎該曹以不出文蹟似難擧行云
矣上曰不必更為下敎待本家定 日入啓之意自政院分付該曹可也

惟靈曠茲異代何感于予史考麗季中夜興歎秉燭

於昏屹柱于頹瀍洛之源幾絶復回微闡奥發往繼
来開維東正脉自公伊始名儒繼作逮至今美曆數
有歸奈何于天生捐死就仁成義全班班椅血煌煌
碑鐫

崧陽書院　賜祭文戊午

以洛建學表首陽節所存者大就義也烈名耀汗青
橋留化碧彝倫標準斯文嫡脉千載東方正學純忠
逮至我　朝丕闡儒風家朱户程緊誰之功探微賾
奥經訓傳詔仁精義熟卓乎其樹崇儒表節　列朝
令典肆予曠感俾世冠冕頂玉腰符隣近祠院英靈

有慰風聲永闡伻官致侑庶歆斯奠

影堂賜祭文（兆廟癸亥禮郎李泳夏賚來）

緬彼麗季厥爲國初物采人文煥其權輿如日方升時惟昧爽扶搖六龍块圠萬象煌煌東方公實啓明山河間氣日月懸名洛閩繩尺伊呂志業爲往聖繼爲生民立尊華攘夷貴王賤霸譬車指南猶燭秉夜能魚一判自任綱常殷仁箸稱周道有光東京名節有宋經學倡自一絲原於無極掃拓荒屯延啓鴻朗斯文宗祖萬代瞻仰恭惟 列聖曰篤不忘公名躋廡公像在堂崇德顯忠靡有餘憾樹之風聲揚厥摸

範端揆遂白贊予初服竹橋遺芳千載如昨旣伻
薦洞仍命祿復三朝癸亥事亦不偶光岳精英
如水在地毋曰不腆庶其歆止

影堂賜祭文 庚寅左承旨金蘭淳賚來○輪對時令日文忠公鄭夢周精忠烈節百世之下令人曠感在昔刻壹暨 我大朝褒崇之典靡不用極令小子紹述之道宜有備禮之舉令該曹卜日遣承旨致祭祭文當親撰以下

偉鄭文忠氣鍾精淑生于麗季陸沉西竺毅然一唱
手障狂瀾淵源六經祖述新安茶飯菽粟禮樂典章
默契心得絶學用光孝敦鴻廬俗變緹屨忠肝義膽
得之天賦春秋尊攘日星炳朗擢鞱如氈鯨汻頹槳

綱常不墜禮義在東百世風動繄誰之功夫豈不識
天命有歸有橋名竹猶山有薇含魚以熊成仁由學
遺廟儀容士瞻山岳 聖廡俎豆腏從芬苾以崇以
類 列聖攸述伊余曠感想像典型爰祿雲孫載侑
奕靈寔禦風猷肅勵薄儒殺潔醴馨庶幾歆些

崧陽書院 賜祭文 憲廟己亥長湍府使林長復賚來

學貫天人義炳日星民彝士趨此焉儀刑斯文嫡統
為東方宗昔我東方民俗蠢蠢世遠檀箕地夐閩洛
大雅不作久絕聖學異端塞路非老則佛孰能倡學
導以之道理炤循環公生麗季拔華超倫繼往尋墜

約守素履篤信紫陽擔夯脊硬橫竪說當內確培植
外彪粹英尋向道轍吾道復明先建國學暨設鄉塾
桑門陋滌彝沚化育三韓舊習一齊丕變俗無魋髻
士崇經傳以王佐才爲理學祖普濟一世道柁禮櫓
施及　本朝儒賢繼起苟溯淵源匪公曷以扶綱立
紀亦有義烈文山正氣首陽高節所樹卓爾正學純
忠節宜勵俗惠合酬功肆惟　列聖褒寵備至升時
忠靖同道同志曰惟文康格致精詳亦粤文正義卓
尊攘文貞文孝勳德並盛經國訏謨事親至行德隣
不孤前後配腏逮予嗣服曠感殊切矧茲今日異數

當斥導民之方亦在崇德予尤興懷庸薦苾香靈其
来格啓佑無疆

影堂 賜祭文 哲廟甲寅仁川府使尹蓍就賚來

天地毓靈鍾爲人傑洛閩正源孤竹淸節道惟一貫
忠無二致歷論千古尠或兼備公生麗季豪邁卓越
氣超山岳義炳日月噫丁不辰又無眞儒邈焉檀箕
遡矣洙泗禮樂土崩異端茅塞吾道陸沈其誰扶植
公起一唱手障狂瀾整率百僚矜式三韓革污洗陋
擔夯脊硬絶學重光頹綱復正硏精六經爲師儒宗
祖述紫陽默契雲峯領袖士林連魁三場節返南海

理祖東方酬决機務左右咸適正色廊廟琬琰弘璧
天命有歸夫豈不知舍魚取熊判無攸疑忠肝義膽
撑宇亘宙竹橋風冽松岳雲逗大節精忠如公罕覩
列聖崇報風聲以樹腏從　聖廡禮妥崧院予尤
曠感西顧眷眷負慕渫注仰止遺祠俾官致侑庶歆
茲巵

影堂　賜祭文　今上乙丑知製教申道熙製進禮郎李喆南賫來

粤在麗季人文晦矣箕化雲虛佛說風起天遐東顧
憂道湮滅嶽結濟灘鍾爲瑰傑首倡絕學大闢榛荒
法先王服易彼卉裳讀聖人書革彼鳥言橫竪合理

左右逢原祖述憲章心得躬行發揮事業正大光明麟經炳義紫陽嫡傳硬脊擔夯天柱屹然圯橋碧血孤竹淸風萬古綱常益見眞工肆惟 列朝世加褒揚 廡腏院額秩秩煌煌逮予嗣服夐慕寀篤安得如公以勵薄俗導民之方莫如尚德爵其嗣孫俾官侑食非曰能崇聊寓山仰靈如孔昭庶幾來饗

崧陽書院　賜祭文 壬申本府留守李寶應賫來

猗歟文忠山嶽鍾靈學通淵海忠貫日星生何不辰値麗之季屹然獨立排邪扶義緒纘羣聖師宗東方一片竹橋萬古綱常知天之命成仁由學潭兮崧祠

儀容卓犖 列聖攸奬多士所瞻伊予想像曠感惟
忝載侑奕靈爰祿雲孫勸懲薄懦風猷寔存伻官奠
侑庶歆茲樽

圃隱先生集續錄卷之二

圃隱先生集續錄卷之三

陳請 疏三 筵臣奏辭七 禮曹啓辭二

館學生朴謹等請靜菴先生伸寃疏略 康惟善 撰○

嘉靖乙巳

光祖之學之正其所傳者有自來矣自少受業於金宏弼宏弼學於金宗直宗直之學傳於其父司藝臣叔滋叔滋之學傳於高麗臣吉再再之學得於鄭夢周之門夢周之學實爲吾東之祖則其學問之淵源類此

修撰李正臣疏 肅廟 戊子

竊伏惟麗朝大儒文忠公鄭夢周道學節義卓冠今
古當時李穡亟稱之以東方理學之祖惟我 列聖
屢加褒尚而逮至我 聖上其所以尊崇者無復餘
憾至以三絕 宸章賜揭新祠士林聳觀衿佩奔趨
莫不欽仰我 聖上好賢象德之至意此將永有辭
於天下萬世而第其奉祀孫連世早亾零替莫甚往
在丙辰嗣孫纘光身死子幼幾乎殄祀庚申間文正
公宋時烈故相臣閔鼎重相繼陳白以爲纘光之子
鎬年甫十歲請 命該曹定給月廩待其年滿十五
而除職又官纘光之弟纘輝俾奉其香火並皆蒙

允矣其後鎬年滿授職而昨年又不幸夭死領議政
崔錫鼎又引前例奏達於　筵中以鎬之弟錫己授
齋郎之職而其子兌濟年方十歲矣其父鎬十歲之
時我　殿下旣推恩典俾得以保存則父子之間宜
無異同且其年歲前後適符今若依其父鎬之例特
許月給廩料且待其年滿而除職則我　殿下尊賢
恤孤之盛典庶將不替始終而實有光於　聖世右
文之治矣此乃　聖朝已行之典請　命有司舉而
行之也

副校理李正臣疏

鄭夢周墓下舊有書院年久頹廢故昨年壬子輩謀
所以移建而財力難辦不得已請債于户兵曹而始
役矣今秋以來兩曹累次督徵院儒等無以拮据將
欲斥賣材瓦而備納苟如是則院役其將半道而廢
矣我東儒賢書院不爲不多而至於夢周之書院事
體自别終若不成則非徒爲士林之一大欠典亦豈
不有歉於　聖朝尊賢獎節之意哉聞兩曹債錢不
過二百貫云厥數無甚多矣昔唐憲宗詔命有司出
捐内錢二千緡贖還魏徵舊第至今爲青史之美談
惟此夢周妥靈之所與魏徵私室尤有間焉　殿下

若命兩曹特減其債錢則 殿下尊賢之德豈不有加於唐宗念舊之恩耶議者若慮有後弊則誠有不然者其所以爲弊者正慮日後援此爲例每有減給之請而歷數我東方數千年之間道學節義孰有可以比倫於鄭夢周而能援此例者哉伏願 聖明裁處焉

筵臣奏辭 正德丁丑

持平李佑啓曰鄭夢周配享事大臣有新議此正誤議不可行也領事鄭光弼曰此非臣等朽見乃先儒之議臣等幸得與聞故爲其議耳侍讀官趙光祖曰

辛禑之事當時之人不知辛與王也鄭夢周非欲於
辛禑而求功名富貴也先儒之議亦果有誤矣册立
恭讓後死節夢周之賢益可想已狄仁傑事武后而
終復唐室安知夢周不以狄公之心爲心乎五百年
麗季宗社在於一身其人亡其宗社卽亡其人何可
輕議乎

二

奇大升啓曰我國偏邦風氣亦不渾全故少有知識
無不被禍高麗鄭夢周有忠孝大節以程朱之學爲
學爲東方理學之祖不幸值高麗將亡之際殺身成

仁入我　朝而傳習鄭夢周者金宗直也

三　肅廟辛酉正月

領府事宋時烈啓曰吾東方自箕聖以後至于麗季闡開道學有功斯文無如鄭夢周之比而至使人人得知君臣父子之倫內夏外夷之義者亦皆夢周之功也以是　列聖皆加褒尚之典奉祀子孫世受官祿矣奉祀孫都事纘光身死後其寡妻孤兒流落鄉曲今無守廟之人纘光之子年纔十三雖不可以除職受祿別以一適兒給料使得還歸京裏守廟奉祀則似有合於　聖世崇賢之典　下詢入侍諸臣而

處之何如趙持謙曰童子雖不可備於官令給廩料得如常祿過十五歲後除職何如尹趾善曰鄭夢周事孰不感服苐童子付祿有異常例令該曹給料似宜嚴緝曰鄭夢周忠節如此於其子孫除職之事人豈有異議 上曰鄭夢周事予己聞知纘光之子分付該曹磨鍊給料

四 辛酉二月

左議政閔鼎重啓曰先賢鄭夢周祠堂造給旣有成命矣其間亦不無難便之勢盖 朝家造給本爲安置畫像而旣己官造之後如不得 旨則其曾祁

以下不敢同入此廟此一碍也立廟之後畫像同安於一室凡欲瞻拜之人有所難便與前無異此二碍也臣曾與領議政金壽恒相議既有造給之 命則無寧別造一間屋子以安其畫像使後學尊慕者得以瞻拜可也 上曰令該曹更爲造給影堂以置其畫像

五 甲戌二月

同知事李秀彦啓曰先正臣鄭夢周奉祀孫自 列聖以來每下錄用之 命以表象賢之意向者因其嗣孫之零替不能保存於洛下舉家徃依於湖西外

家辛酉年間故奉朝賀臣宋時烈陳達於 筵中以
官騎還其家屬於舊居仍 令逐朔給料待年除職
事蒙 允矣今聞其奉祀孫鄭鎬年近三十而 成
命之下尚未霑一命合有各別申飭之道故敢此仰
達 上曰分付該曹别爲錄用

六丙戌三月

禮曹判書李頤命啓曰鄭圃隱畫像奉安一間祠宇
當初自 朝家營立矣其家今方移建而物力凋殘
事難克諧今亦自 朝家出給物力使得成之何如
户曹判書趙泰采曰事無前例恐不可開路頤命曰

唐時魏徵私第轉賣於人其時名臣建白給價買還況此鄭夢周祠宇元來自　朝家所造給者今助其改建恐無不可左議政徐宗泰曰此事雖非　朝家所知其在待先賢之道亦不可置之斟酌顧助使之得成似好　上曰與他自別令該曹斟酌顧助

七 丁亥六月

校理吳命峻啓曰鄭夢周影堂移建時因右議政李頤命所達自　上命給財力甚盛德也今幾完畢將爲移奉其在曠世相感願以爲臣之道合有　賜祭之舉盖自　列聖臨御雖無他端而累度　賜祭

萬曆癸卯別　遣玉堂官賜祭其後乙亥癸亥甲子
連有　賜祭之命及至　聖朝癸亥新建影堂時
遣禮官賜祭今日自　上給財力立祠而移奉則豈
可無　賜祭之擧乎今禮官雖不入侍　下詢大臣
而處之何如　上曰儒臣所達是矣大臣之意何如
頤命曰　列聖朝多有　賜祭之擧而祭文中不書
其名盖示不臣之意也特給財力立祠移奉則與無
故之時有異依儒臣所達　賜祭似宜　上曰特爲
賜祭

禮曹啓辭 萬曆癸卯

判書李廷龜啓曰鄭夢周祭文頭辭書以高麗門下
侍中忠義伯鄭公之墓事盖君前臣名分義固然而
但古帝王之於先代忠賢待以不臣之禮雖其一時
任使之臣苟所尊敬則亦有不名者漢帝之於蕭何
霍光唐宗之於郭子儀李吉甫陸贄是也以數子而
猶膺此不名之禮況此鄭夢周於 本朝既無君臣
之分論其人物則不獨節義文章炳燿於千載學行
踐履有功於斯文爲東方理學之祖是實前代忠賢
之最著者也自 上既思慕其賢而特遣官祭之則
乃所以尊崇之也尊崇之而書名於祝上與名於墓

通考帝王下有賢聖二字

前似未安當　國家於宰臣之死皆有　賜祭之規此則書名又稱諭祭恐不可以此例比同也但其稱公則亦慮其或過而古之稱公非一義天子之三公曰公尊其道而師之曰公通謂年之長老曰公是則以爵以德以年皆可以稱公也臣等未能的定稟定請令儒臣博考定奪以爲後式何如　傳曰詳考前例爲之弘文館啓曰文獻通考開元禮享先代帝王祝文曰謹遣具官姓名敢昭告于太公周公召康公蕭相國惟公云云吉再書院吳山志萬曆丁丑年致祭文頭辭曰致祭于高麗門下注書吉公之靈云此則近例而已行者也又啓曰儒臣所考開元禮及我　朝丁丑年吉再致祭文亦有已行之禮似當依此施行

稱公何如 傳曰允

二天啓癸亥

判書李廷龜啓曰圃隱文忠公鄭夢周非但忠孝大節載人耳目實東方理學之祖 祖宗以來褒獎尊賢之典無代無之今新政之初宜有 賜祭之舉家廟真像及書院 遣禮官賜祭以慰忠貞之靈其餘子孫等田結復户曾有 祖宗朝受教限八結田稅外復户事宣惠廳及本道行移何如 傳曰允

讚述 祭文祝文告辭十 古今贈詠十五

孝子碑祭文正德乙亥 權撥

懿歟先生生東方兮生當衰季以身將兮河流既潰
側手防兮身存國存國亾亾兮忠貫日月植綱常兮
魂兮倘來寔居鄕兮誰其立碑用意強兮祀典不擧
我心傷兮七休一酹吾道光兮今讀其文凜秋霜兮
愧余駑質守此疆兮高山景行跂余望兮齋心薰沐
薦一觴兮靈其不昧照我腸兮

烏川書院奉安祭文　鄭逑

先生挺生精分河嶽氣宇豪邁資禀超卓經濟之才
聖賢之學今質天成不待磨琢横豎妙契爲世先覺
盡瘁王國揚清激濁燮理啓沃廟堂經幄格天服夷

誠無不確立朝事業庶幾禮樂天命將新舊運已剝
孤忠奈何若火難撲萬古彝倫雲漢如倬 聖朝褒
崇寵典頻數列廟建院禮享斯渥道庸有宗斯文不
掾惟兹故邦海天一角精爽如存仰止卓踔渺我後
生尚昧坏樸舊祠未復憂心如擢爰謀還妥躬督斤
斲經始幾何累十其朔翼乎重新有奐宗祊籩豆孔
嘉罍勺旣濯黍稷苾芬禮儀愿朴先生陟降鑑臨誠
慤永貞無斁百千綿邈

烏川書院合享兩先生祝文　張顯光

地極東維聚精儲淑應生前後碩人名族忠炳靑史

隔世起敬道範來學人識彝性況忝桑梓寔切欽思頃立各廟事不便宜今始奉合神道攸安式祀無疆山夷海乾

烏川書院春秋享祝文　張顯光

純孝精忠王佐聖學表章扶植萬世立極桑梓舊邦仰止彌篤禮伸(春秋)薦庶壽歆格

樞密院知奏事鄭先生祝文 附　張顯光

正色立朝直方忠純不負顧託社稷之臣鄉邦後學景慕惟均屬玆仲(春秋)敬薦精禋

臨皐書院移安祭文　張顯光

先生道德山高水深卜地建廟圖永崇欽當初占位
失之差殿庭砌累缺妥靈非宜爰謀改卜稍右而上
地勢平正方位明敞廟貌旣新體面自別須在亂後
位版未設謁拜獻享畫像是展儀形雖切有違祀典
今玆奉安位號始正於千百歲斯文之慶（位號一作號位）

墓所祭文

尹根壽

海東一域道學寥寥墒埴而行如夜未朝嗟惟先生
崛起千載灑落精深斯道所在獨抱遺經默契奧旨
橫竪之說鑿鑿當理遡朱而程卓然造詣有闢榛蕪
有豁昏翳霽月光風續夫不傳牧老有云詎不信然

既闡淵源亦揮事業才與誠合不震不踣端委廟堂百廢畢張倫紀以叙禮文以彰事有夷險不昧者心棟摧厦顛一木自任江南花發處處春山夫豈不知而獨辛艱遂害全身雖或一義既云當國尚安可避撲其已燼汲汲皇皇公存麗存公死麗亡泰山之重吾義之安俯視裸將蟲臂鼠肝成仁有訓學求如是洞然明白自表以裏書雖未遑文豈外此梯航絕緒屹立巨防高風可仰正學難忘睠彼駒城松栢蒼蒼衣冠之藏閱幾春秋山風夕起鳥怨雲愁職按畿封譜忝後裔越自來歸感念交係肴蔬錯陳蒿蕉丹荔

炳其英靈若或見之九原不作永世之思

墓所祭文　李廷龜

忠昭天日道揚人文功流東國名動中原羣蒙以開
大烈彌彰一片貞珉萬古綱常幸俾雲孫忝按畿藩
芬芳不泯髮膚皆恩仰瞻塋域曠世興感敬薦菲奠
尚冀臨鑑

忠烈書院奉安祭文　李廷龜

學闡天人忠貫日月特立獨行高風峻節砥柱頹波
木鐸偏方百代功澤萬古綱常鬱彼佳城體魄攸寧
乃建祠宇敬妥公靈俎豆式陳絃誦有地瞻仰高堅

道在是矣緬想遺芳立懦廉頑不昧千秋庶幾是安

家廟奉安畫像告辭　朴慶新

新圖旣成載安于廟惟肖孔儼肅我瞻眺率玆諸孫式薦菲薄俯諒微虔庶幾來格

家廟奉安告辭　李廷龜

遺像儼然新廟奐如今涓吉辰載安神居陟降瞻仰洋洋如在明禋告由鎮係永世

寄圃隱二首 以下係古今贈詠　李崇仁

圃隱崇班押廟堂青雲知己倒輝光南來敢作留連計佳會應須趁早涼

少日陪遊翰墨場中間存没兩堪傷如今海内孤危
甚政是稽山盛孝章

過范光湖叅懷東亭圓隱二先生　李崇仁

高郵城下片帆張白馬長湖接范光滿目滄波渺何
限先生曾次更汪汪

鄭正郎夢周見贈次韵寄呈　李存吾

游學三年雲滿巖醇醪不覺自沉酣別來歲月奔如
電惆悵無人爲指南

詠文忠公叢林舊基　金宗直

赴北曾經孤竹國南來今見鄭公鄉此身南北還多

幸景仰千秋拜耿光

詠文忠公青林舊基　金安國

吾東道學此淵源節義文章不足論舊宅荒凉無處問晩風斜日可銷魂

臨皐書院　李滉

圃翁風烈振吾東作廟渠渠壯學宮寄語蔵修諸士子淵源節義兩繼宗

臨皐書院拜謁圃隱先生遺像　趙憲

純忠大節冠當時異議如何敢致疑南服卉裳西戎帝民登壽域士知詩誠通金石三韓寶學究天人百

世師小子摳衣來俯仰宛肰親覩虎龍姿

謹次圃隱先生板上韵　　鄭經世

一字吟來一涕橫短篇能使我傷情昏庸自爲叢敺爵除固無論鐵作城豈不識天親　有德只應知義重於生懷君戀闕貞魂在長與雲煙護舊京

謁圃隱書院　　金尚憲

聖朝民物舊山川一畝崧陽有別天興廢百年城郭改綱常萬古日星懸灤河廟額周家筆湘水蘋香楚客筵想見玄陵陵下路至今魂魄逐啼鵑

謁圃隱先生遺像　　李植

大節洪猷自道眞丹青遺像凜如神腥膻滿目滄桑變他日誰爲第二人

書圃隱集　柳成龍

泰山零落一毫芒尺錦猶能辨七襄五百年中遺間氣高名留與日爭光

崧陽書院　金昌協

善竹橋邊已愴情崧陽廟下更沾纓春風萬里空花發夜雨青山有蕨生百死精忠歌曲壯七分儀像畫圖明歸肰梁棟堪千古故國城池半已平

崧陽書院二首　金昌翕

圃隱先生如不死祠仍故宅巷園幽幾間燕室嘗深念七分圖形尚滯愁滿地麥禾身後事飽霜松栢廟前留斯文源末隨時節箕聖東來亦避周

先生聲望在神州間氣東蟠鬱未收學啓羣蒙箕子活時來一死豬淵羞國隨性命看遲速名與乾坤較促脩異代同祠還我祖鼎山松岳碧悠悠

序記二　詞　跋五
記題上樑文四　贊揚文

圃隱奉使槀序　　鄭道傳

道傳十六七習聲律爲對偶語一日驪江閔子復謂道傳曰吾見鄭先生達可曰詞章末藝耳有所謂身

心之學其說具大學中庸二書今與李順卿携二書往于三角山僧舍講究之子知之乎余旣聞之求二書以讀雖未有得頗自喜屬國家設賓興科先生來自三角山連冠三場名聲籍籍余亟往謁則與語如平生遂賜之教日聞所未聞後奔父喪榮川居二年繼有母喪凡五年先生送孟子一部朔望之暇日究一紙或半紙且信且疑思欲取正於先生喪畢還松京牧隱先生以宰相領成均倡性理之說斥浮華之習擧先生及李子安朴子虛朴誠之金敬之充學官講論經學先生於大學之提綱中庸之會極得明道

傳道之旨於論孟之精微得操存涵養之要體驗充
廣之方至於易知先天後天相爲體用於書知精一
執中爲帝王傳授心法詩則本於民彛物則之訓春
秋則辨其道誼功利之分吾東方五百年臻斯理者
幾何人哉諸生各執其業人人異說隨問講析分毫
不差敬隱先生喜而稱之曰達可豪爽卓越横說竪
說無非適當道傳聞往聽之不意孤陋所得往往默
契焉獲被諸公薦厠於學官之列出入與俱自是從
游之久觀感之深雖曰知先生甚悉非僭也先生之
學日以長進詩亦隨之當其少時志氣方銳直視無

前故其言肆以達更踐旣久收斂有加其爲侍從也獻納論思潤色王化故其言典以則其見逐南荒也處憂患之中安義命之分故其言和易平淡無怨悱過甚之辭其奉使日本也涉鯨濤之險在萬里外國正其顔色修其辭令揚于國美使殊俗景慕故其言明白正大無局迫沮挫之氣　皇明有天下四海同文先生三奉使至京師盖其所見益廣所造益深而所發益以高遠渡渤海登蓬萊閣望遼野之廣邈覩海濤之洶湧興懷叙言不能自已於是有渡海宿登州公館詩蓬萊驛示韓書狀詩道龍山邐迤逾淮河

登舟泝范光湖絕大江至龍潭皆有題詠如客之聞
鶯等詩覽時物之變感行役之遠潼陽驛壁鷹能圖
歌凜凜有生意憶宗誠宗本則極慈祥之念憶陶隱
三峯遁村則篤友愛之情望北固山悼金若齋則不
以存亡易其心厚之道也吊韓信主晦翁以明其非
罪咏漂母以金易名不爲無報過卽墨責樂毅先負
惠王微顯闡幽之義也其　皇朝四首入京出京二
絕鋪張　聖天子字小懷遠之仁功臣將相富貴尊
安之榮與夫城郭宮室之巨麗人物之繁華無不備
載採詩者以此陳於太史氏其爲　皇明之雅無疑

矣其他酬唱題詠又皆高妙難可殫記道傳於 洪武十八年從先生賀 天壽節今誦其詩卽其事想其地宛然在目詩可以觀不其信歟噫先生之學有功於後世先生之詩有關於世教如此寧不爲吾道重也此余所以不揆鄙拙樂爲之道因以及得於先生者託不朽焉

忠烈書院講堂記 萬曆丙辰 李廷龜

先生書院在松都者以故宅也在烏川者以貫鄕也在臨臯者以舊居也獨於墓下闕焉丙子年間多士議建書院於竹田配以靜菴先生地在兩先生墓道

之中故也我先君及士人李贄實主張焉不幸被壬辰兵燹爲墟士林嗟惜駒城一境最劇於兵十餘年來人烟未集靜菴先生墓下無子孫奴僕樵牧不禁諸儒愍香火斷絶議構祠宇於塋側歲乙巳余忝按畿節展拜先生墓與縣監鄭從善進士李時尹鄭忠傅等謀曰竹田書院重建合享是實先志而今無力矣靜菴先生墓下既先建祠宇而此猶未遑非但斯文之歉實我子孫之羞也遂以營中俸錢爲根業求助於子孫中爲守宰者乃鳩材乃雇工拮据五箇月祠宇成越三年訖功凡祠宇三間東西齋各二間門

樓三間上爲講堂下爲門廚房庫舍亦略具焉戊申
十月奉安神位其年冬李時尹等上疏請額　上特
賜御製名曰忠烈書院亦異數也仰瞻丘壠若或見
之欽尚高風多士永有依歸此生夙願庶少伸矣昔
在庚子年　懿仁王后葬期已過　園陵久未卜吉
朝廷甚憂之令諸術官各舉所知而密啓士大夫墓
山無論貴戚皆與焉先生墓山亦在其中　先王命
禮官無遺往審而獨於先生墓　下教曰設使鄭某
之墓果合於用豈忍使忠賢朽骨發掘於二百年之
後哉其特勿看余時忝長禮部亞貳承是　命聞者莫

不傳矣余嘗聞諸先君先生之孫鄭公保與六臣相友善速獄起公嘗慷慨公之庶妹韓明澮之妾也一日公往訪焉問韓何往妹曰鞫罪人在闕公醉罵曰若殺此人令公當爲萬世罪人拂衣而去韓還問鄭某來有何言妾具以告韓卽上闕 啓之公遂被鞫籍沒云而未得其詳丙午年余忝知春秋館事重刊先朝實錄監校之際偶閱六臣事有曰鄭保有亂言 上親鞫供曰常以成三問朴彭年等爲正人君子故實有是言 上怒甚命轘之仍問此何人左右對曰鄭某之孫也 上遽命止之曰忠臣之後宜減

死論遂寢筵日云墓在先生墓之左支嗚呼大獄方張公獨抗言吐實而我 光廟特爲先生宥之 國葬未卜諸山無不遍審而我 先王特爲先生墓有別 敎諸賢書院請額甚多而我 聖上獨於先生書院 御製賜扁 列聖崇獎之德前後一揆吁其至矣數百年來封植之典靡所不盡而此數事尤爲盛舉記載無徵人或不知余今奉 奏朝 天來拜祠下恐久益泯沒呼燈口授書與諸生俾傳永世并記書院顚末如右云

興賢書院講堂記

宋時烈

本朝以豐沛爲名者完山及永興也完山則在南方
文獻之鄕係關斯文者莫不畢擧鄕校之外大建書
院以祀晦齋李先生圭菴宋先生以至鄕賢無不有
妥侑之所而永興則鄕校之外未有聞焉　萬曆壬
子之歲故柳川韓公浚謙按節而來崔公起南爲府
使一乃心力專以崇文育才爲心遂建書院於龍興
江北明年癸丑奉安圃隱鄭先生靜菴趙先生其時
敎事邑儒則金鳳鳴李先覺也惟其地勢卞濕未周
甲而頹圮支拄頹壓是懼　崇禎丙午老峯閔相公
鼎重爲方伯視地於府東華山之陽西距龍江二里

而近先是　朝廷賜額曰興賢又建別祠其側以祀
故敬憲李公繼孫盖以嘗爲監司克有闡教之功也
盖惟丙午寔斯院之一初而老峯與監司李公秀彥
相爲甲癸焉其間以府官而致力者今大司憲李公
選最著焉李侯汧朴侯之墉李侯儁次之而當初儒
生之首事者朴虎卿張文炯也先後監董者張以善
金璿朴泳黃允厚也特成庖廚諸屋者監司尹公堦
也然後永興文獻始與完山爲甲乙焉微前後數公
則斯焉取斯而微　本朝列聖右文興化之盛則前
後數公者亦安能有所憑藉而成其美哉茲者永之

儒生金汝鉉朴虎卿等數十餘人走書請記於余余
惟圃隱先生實我東理學之宗也始傳洛建諸書於
中國以爲敎而其尊周背虜用夏變夷使我箕封得
爲禮義之邦者功誰與競哉趙先生所尙者亦洛建
之學故立朝事業無非堯舜君民之道則 本朝文
治莫盛於此矣二先生雖遭值屯難不得卒究所學
而其敎惠則可謂無窮矣夫道之在天下無存亡而
其在人也有明晦我東自殷師以迄于今而凡幾明
而幾晦哉其明也必有如二先生者明仁義禮智之
性行之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而不出乎

民生日用之常則道豈難知難行者哉特其物欲害之於內異說亂之於外喪其真而冒於僞以至於世道亾而國家隨之此自然之勢也不幸今日異說昌熾二先生之道視以爲迂難邉物而求之諸君僻在北方故能不移於風聲氣習尚能尊慕正學如此世道庶幾有賴焉豈獨班於完山之文獻而已哉諸君其勉之

謁圃隱先生畫像詞　張顯光

宇宙間不可久者形氣人過百年兮孰存其身而其不可泯者德義經千百代兮教化在人仰其不可泯

者而思其不可久髣髴眞容兮曷因何幸後先生二百有餘載獲拜儀刑於今日噫噫非道德節義之其一人於吾東者令人覩遺像而感激欣幸乃至此極天之生先生於叔季之時盖亦有意夫前乎檀箕以下未曾宣擧之文教其生也而振起後乎東方萬萬世不可易之綱常其沒也而扶植是其所抱負之道德所成就之事業有以光日月而奠山河固非葩藻末藝而謂之儒勳勞一世而謂之忠者所可得擬其萬一至今吾人之立天地參三而圓頭方足者得父子於有家能君臣於有邦者其誰之賜乎此莫非賴

有先生一身於前千古之後後萬祀之前也哉顧我遺敎餘化中末學願一接形貌而不可得者乃今斯得焉敬焚香而展謁儼精爽之宛然就其所可像有以認夫所未像因其所得覿有以會夫所莫覿遡遐想於當日擬九原之有作得於禀受本自粹美者其資質果是秀拔之風格不由師傳獨得精深者其學問猶存晬盎之容色橫說豎說之義理皆當出何從而無窮左酬右應之庶務咸適機何自而旁通動冕旒於萬里迴阻之天闕質神明之誠意孚犬羊於層波出沒之日域開金石之信義幾人之所不能幾

燭人之所不能燭於毫釐之微幽隱之間者非水鏡之眼力耶夯人之所不能夯當人之所不能當於顛沛之頃危亾之際者非鐵石之梁脊耶嗚呼人孰不戴蒼蒼而履膴膴子獨生死於厥命備四體百骸而首庶物孰不有秉執之彜則子獨終始其所性身之存也柱石于國家著龜于廟堂領袖于斯文身之亾也砥柱於頹波師表於百世元氣於兩間惟其所異者非是七尺人欲求做人底樣子盍取則於一幅彼或致疑乎不可明之跡於不可詰之地者是實未究乎其道與德然則當何以見先生之心事有天地有

日月

孝子碑閣詠䟦

恭惟我文忠公有旌孝之碑植在本閭歲久年遠頹没草莽雨洗風磨未免敲火礪角之資何幸先生按道之初感驚夢覓首訪搆屋以庇風雨仍題此詠于柱上歲在癸丑鄉人同心恊力卜得淨地建廟立院以爲尊崇先師誘掖後進之所其於爲先師奬後進兩無依憾第恨此碑在於深巷恐未能激聳行路移妥于通衢而先生所題之板半已腐朽似不支久更鳩新材以搆此閣祗慮先生之詠發於性情褒揚節

義凜凜乎不可尚已而泯没無傳莫使後人知之則先生感夢搆屋之意安在哉自　洪武歷　建文至成化其間按此道者凡幾人而必見於先生之夢則豈惟文丞相忠義伯而先生肝膽相照而已先生肝膽若不相照於文忠公則百載之下森然相感於夢寐之間豈至如是哉尤不可無傳於後世者也玆用謄書華詠揭于壁上并叙感夢搆屋之意俾傳後世云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六月上澣姪裔生員鄭琚謹跋

題綠竹帖後 萬曆丁巳

奬忠臣孝子以勵薄俗
追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議政府事修文殿大
提學監藝文春秋館事益陽府院君行純忠論道
同德佐命功臣壁上三韓三重大匡守門下侍中
判都評議使司事兵曹尚瑞寺事領景靈殿右文
館大提學監春秋館事領經筵事益陽郡忠義伯
贈謚文忠公鄭夢周達可曾孫忠鈌衛智忠家貢賦
外除徭者
成化印二十二年十月初九日
行慶尚道觀察使押都事押○奬忠以下即孫公舜孝成給公文

文忠公是宋丞相文天祥同志士也捨生取義俯仰數千載間幾許人哉高山可仰瞻望行立萬世淸風綠竹在傍後使後守侵其子孫者吾不取也

署○文忠以下即孫公文

淸風峻節冠吾東扶植綱常賴此公嘆賞慇懃孫按察精誠相照一紙中此即權公擬詩

嘉靖戊戌孟夏有日

觀察使押○自獎[illegible]至此皆以尹公根壽筆入刻

畫竹一幅傍書灘隱寫印灘隱圖章亦入刻○灘隱即石陽君霆號也以善畫竹名於世

曩者圃隱鄭文忠公子孫之在嶺南者累世不振幾同編户孫公舜孝權公擥前後爲觀察使孫有文權有詩俱屬後之爲方伯邑宰者俾復除其來裔其意可謂勤矣孫公所題有綠竹在傍之語宗室石陽正爲掃幽篁一枝以實之月汀尹相公又以龍蛇健筆併寫詩文爲一通相公之孫將圖鋟梓以傳於世孫權兩公崇奬節義之舉於是乎爲有所賴而不泯吁可尚也夫金玄成誌

二 肅廟癸巳

圃隱鄭文忠公節義道學可以拄天範世 聖朝既

從祀于文廟追加貤贈備極褒崇延及後世復其征
徭孫公舜孝權公撥兩觀察相繼申明孫文權詩及
灘隱墨竹在其間月汀尹太學士手寫一通爲此編
南窓金公識于下方噫玆六七公名德詞翰允爲後
人所豔稱而竝萃于一卷可謂盛矣文忠後孫鄭侍
郎齊斗氏要錫鼎題其後詩曰正學淵源屬道東精
忠堪比墨台公 聖朝褒勸千秋仰灘畫汀書在卷
中完山崔錫鼎識

三 英廟丙辰

孫貳相舜孝觀察嶺南巡到永川夜夢圃隱先生與

文文山同會一堂招公入見宛如常時孫公覺而感其夢訪問先生遺墟則果在不遠地而麗朝所旌孝子碑埋沒草萊遂慨然亟令修治爲建碑閣仍作闡文俾鐫其後孫雜徭又題數行文字以致其景慕之意其文有文丞相及淸風綠竹等語實皆記夢也石陽正爲寫篁竹一枝以實之權忠定公撥繼孫公按道作詩以美之月汀尹相公後爲觀察孫文權詩通書一本以遺先生後裔堅孫權兩公及尹公皆以先生外裔其所尊尚亦可謂前後一揆月汀之胤寔梓此書金南窓書識其事而以其卷首有奬忠二字故

名曰奬忠編又有石陽畫竹故一稱綠竹帖崔相國
錫鼎亦嘗爲我長舅貳相公作記和詩手書以付之
及余忝按是邦貳相公深懼故蹟之泯沒使之重刊
舊帖繼刻崔公詩文於下以壽其傳嗚呼先生之精
忠大節撐拄宇宙焜燿東方區區是編固不足爲輕
重而以時考之則 成化丙午 嘉靖戊戌雖當我
成廟 中廟之盛際在先生則革世之餘崇報之
典猶未及舉長孫監察公方六臣獄起以往罵韓明
澮坐亂言將刑 光廟問知爲先生孫雖 命減死
終竄嶺外子孫流落門户寂寞而前輩之闡揚節義

惓惓忠賢之後若是其勤則今我 列聖之褒崇靡不備至先生之末裔尚多未振亦或降在皂隷臨皐院屬遺墟墓民多被侵奪殆難支保而曾莫之恤玆豈非後伯後守之責耶余即先生外裔也旣刊布此帖仍略記其顚末如右云僉觀察使驪興閔應洙識

成仁錄跋

尹斗壽

昔年奉使燕京出城日謁三忠祠見文山肖像凜凜有生氣竦然而起爾及視延陵篆往來松都拜圃隱畫像景仰之心與前無間大勝於對黃卷糟粕文字間也乃摹真像及其心畫作爲一編時以觀之未嘗

不欽祗而加敬不知是心孰使然哉夫二公之出處
死生頗相類捷魁於場屋同也拜相於國事旣去之
後似也至其益王殂于井澳矣衛王赴海死矣博羅
使之罷矣而文山之志節不少沮困辱之摧折之甘
言以誘之高爵以啖之迄莫能奪之而竟死之九十
日程而五十日乃進鄰邦方擾亂而銜命無難邑圃
隱之志節爲如何雖知天命有歸眷眷本朝之心夷
險不改欲以一木支大厦終至於從容就義而甘心
焉是皆所養之粹所立之卓皎然如秋霜烈日之光
屹然如岱宗喬嶽之高而人不可狎近也文山之言

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用藥之理圃隱之言曰受人社稷豈敢有二心吾已有所處矣二公之言二公之心也由其見得是非利害輕重取舍之分極到盡處故雖於顚沛流離之際而處之裕如可以生而有不由可以死而安若命斬至於成就一箇仁字而已嗚呼烈哉嗚呼偉哉士大夫平居食君之祿畏不厚曰吾能國耳及乎臨秋毫得失其不動其心喪其守者鮮矣觀其編者有不泚其顙乎吾爲此懼刊是編而首以當日詔敎之略附以諸公言論詩文于後嗚呼柴市竹橋卽留千年之碧血高山景行寧闕後

世之表的

臨臯書院廟宇上樑文　張顯光

事係斯文之興喪未擧則一邦所憂機關吾道之晦明旣修而多士攸慶新廟乃建于新址古敎當明於古州觀先儒居止之曾經驗後生景慕之益篤戴普天咸宗玄聖莫盛鄒魯之遺風履率土畢尊大賢最深河洛之餘化思之切者不可無寓思之地矣誠之至者亦必有致誠之事焉肆建院别廟之制與遂定時特祭之儀立事異乎從祀文廟之泛享禮重乎可祭鄕社之例尊恭惟圃隱先生鍾日星之真精禀山

海之秀氣生宇宙最後之世心三皇五帝之淳厖立
天地極偏之方眼九州八荒之經緯心融默識於天
下之故躬行力踐者日用之常得周程張朱之正傳
泝淵源於孔孟賤桓文管晏之卑業志經綸於伊周
牧老發橫竪當理之稱陶隱有卓越人品之歎學到
精深而上達理實貫透而無疑信乎左右之逢原可
謂體用之備德設學校而開風化之本定田賦而立
經費之要七赴 皇朝至誠通格乎天眷再使日本
大信戢靖其海波言其學則儒宗語夫道焉王佐至
乃明節義於日月唯刀鋸鼎鑊不能奪其堅貞所以

任綱常於乾坤雖松栢金石豈得喩其勁確不但高麗五百年一代忠弼實惟朝鮮千萬世吾黨純師孝著于廬墓三年則萬姓之父子忠盡乎委質一主範百代之君臣從廡享于內外學宮縱一國之共尚別院祀於生長舊地在本邑而愈欽初就孝閭之邇臯旣舉精禋之累歲頃緣兵火之一起奄致院宇之俱焚遂議及時而重營毋墜舊典皆云改基而移卜用永新祥人謀所同龜筮協順神道攸妥士林蔚鳴況當年居廬之古區爲人子終孝之芳躅自墓而堂自堂而墓幾伸於彼於此之哀從春而秋從秋而春應

積既露既霜之感杖屨何丘乎靡及聰明那物焉不收臺曰釣翁者臨溪恐是肥遯之初志洞名道一以傳後想亦自任之純誠可認移院之僉筭非爲擇地而偏圖神陟降在茲卽平昔往來之遺跡士薦享於此實想像親切之至情山明古顏拱圍于遠近水騰舊色映帶乎後前郊東故閭朝暮烟中依俙慈夢黑龍之古樹洞北荒原松楸風裏彷彿孝哭烏鳥之冤聲然則是廟之重成盖亦先賢之一奉道德之行未究於當日在今彌章節義之立雖在於一時到此益著趨事者感奮而致力尚德者欣慕而盡心人知有

師宗趨向不亂於他歧世得以表準橫流可回於頹
波屹峙儒家之棟樑巍張世道之綱紀照之以白日
耀宇之耿光隨而流通臨之以昊天橫空之凛氣與
之終始懦立頑廉於不勸便是其道之亨廟享血食
於無窮誰如厥德之壽玆看屋脊之隆揭敢揚道脉
之休長東朝朝赫日向天中海顏只怕妖氛起須作
祥風掃碧空南纛然蒼辟聳臨潭令人可仰終難狎
對此無羞幾箇男西首陽何處問高低綱常萬古扶
持一先後捐生節義齊北元化窮冬未始息伏節當
年道不亡千秋此教無終極上一天萬古人咸仰仰

天天外更無天此理窮天无暫妄下前有堂齋次第廈入必由門階必級聖功須自掃先灑伏願陽明勝而陰濁消絃歌興而魑魅遁文運大啓咸知道學之當崇儒風寔昌共識人紀之可振有春秋香火之繼無俎豆禮儀之衍恖豈但從事於虛文須尚實德非惟馳志於末藝必傳真心何止一郡之專休乃是我東之共慶惠我光明之不已常觀正學之朋興致此誠敬之無怠庶見真儒之輩出

忠烈書院講堂重建上樑文　趙復陽

崇賢有祠百世之師是仰肄業無所一鄉之士何依

玆新講舍之輿輪盖資學子之游息院宇增重父老改觀圃隱鄭先生奎壁真精乾坤正氣欲扶麗社特立五百年之間若在孔門高步三千人之上達德可行於天下吾道始闡於海東孝盡通喪變化青丘之俗學究奥旨妙契紫陽之書西拭玉於金陵 天子興歎東乘槎於滄海日本歸誠一木支大廈之崩志烈衮繫隻手任天常之重義同文山春風野花已無江南之意故墟麥秀遂成泉下之悲 聖祖褒忠不啻西山之節烈士流涕非但左海之人此在先生亦云一事倡羣賢性理之學有開斯先振三韓禮義之

風伊誰之力千秋禴祀已食夫子之廟庭幾處鄉閭共薦院儒之香火顧竹田俎豆之地傍蒿里衣冠之藏高四尺於原頭墓樹蕭瑟　寵二字於院額士林光輝兵燹曾憐於壬辰飛梁化燼廟儀重煥於乙巳枯檜回春惟是講學之堂實爲庇士之所弊將圮於風雨數十餘年誠又勤於經營二三吾黨相兹宇之興廢係斯道之晦明材旣鳩而良制且鴻於舊階成數級高可升於自卑軒敞三間堂豈遠於入室層峯北簇似見松岳之愁古澗西流疑聞竹溪之咽勗再郢匠聽余巳謳抛梁東日星猶照九原中先生氣像

知何似文秀山高鎮地雄抛梁南萬重青黛與天參東韓千古興亡地一死如公幾箇男抛梁西流水依俙九曲溪寒潭秋月須看取自古真源泝不迷抛梁北松老蒼蒼太古色後凋須向歲寒知寄語諸君且培植抛梁上太虛寥廓三光朗此心要似古人心仰不愧天天可仰抛梁下力學宜先立大者先哲平生儘可師至今凜凜清風灑伏願上梁之後多士斯齊一變至魯學業漸就且勉如鳥之飛彝倫大明皆知舍魚之義英靈猶在無異訓誨之親承遠朋自來更看講劘之益切不孤先正開來之意庸副 聖朝作

人之休

忠烈書院祠宇重建上樑文　南龍翼

伏以賢村古址仁縣遺祠破壁初完餘舊蔵之竹籍頹楹復起儼新奠之苾芬有待而然斯文之幸惟我圃隱先生生當麗季氣稟嵩高論其正宗則東國之夫子語其大節則西山之伯夷開羅濟之貿蕪百年名世續程朱之統緒千里合符衣冠襲華變而至道詩禮牖士聞者趨風誠深奉綸蹴滄溟而匪遠志切存社挽白日而欲廻手扶萬代之綱常身作中流之砥柱梅窓板屋流芳海外之吟野花春山灑涕江南

之句天心已絶奈一人之獨爭斗血難渝雖九死而
靡悔高名重於泰岳追躡父師之蹤　聖獎優於泉
途即配文廟之食儒林遠慕爭請額而妥靈院宇重
移爲就塋而相宅分竹田之香火占布里之林丘第
緣鑽燧之屢更未免梁榱之漸壞旁風上雨曾經六
十年之多革舊圖新幸賴二三子之力授矩於停農
之隙鳩材於向學之徒不勞心裏之經營已見眼前
之突兀庭除軒砌仍遵昔日之模俎豆琴書不改當
時之用山非添翠倍憐夷嵒之孱顏水不增波偏覺
發源之清響緇帷曉闢辟門明舊揭之規粉領晨興

階下謚初成之賀行人爲之起敬故老爲之改觀奚
徒歌詠於斯實是藏修之所完矣美矣將擧脩樑輪
焉奐焉敢進善頌兒郎偉拋梁東先生大業冠吾東
後生要識先生面文秀山高月上東兒郎偉拋梁西
落日依依澗水西驚覺竹橋翻入眼小橋遙在竹田
西兒郎偉拋梁南香山隱約古祠南層巒疊嶂皆相
向似學先生作指南兒郎偉拋梁北文影高峯屹立
北風吹萬古不能移夜與星辰將拱北兒郎偉拋梁
上日星森森照乎上精靈應復返箕躔獨立蒼茫元
氣上兒郎偉拋梁下凜烈淸風百世下忠魂定喫首

陽魂含笑歸來游地下伏願上樑之後齋堂鞏固黍稷明馨實士俱歡益勉切磋之效文風丕振長垂啓隲之休

忠烈書院祠宇移建上樑文　　金昌協

覽祠宇之傾圮方議重新占地勢之寬平卽完移構神若有助人皆聳觀伏惟先生河嶽眞精乾坤正氣奮乎百世之下挺英雄豪傑之姿求諸六經之間悅周公仲尼之道沛然論說之明白博約兩臻發爲事業者輝光體用一致衣冠變羅濟之俗禮樂挽鄒魯之風吳季子之觀周玉帛有爛文丞相之死宋金石

亦渝昭乎如日星立萬古綱常之極仰之若山斗爲
三韓理學之宗　列聖之崇報無窮首腏食於文廟
多士之激仰有素爭揭虔於儒宮惟茲土之有祠視
他邦而尤重丘壠密邇喬木帶慕賢之思雲漢昭回
華扁揭褒忠之典第念厥初之草創未免所處之傾
偏雖至今百餘年仍而勿改惟吾黨二三子咸以爲
嘆茲當院宇之重修乃占洞府之新址岡巒之體勢
自別鎭道廟之孤標風水之局面頓殊挹文秀之眞
氣僉謀唯唯吉卜何待於青烏餘地恢恢宏規可倣
於白鹿舍舊圖新而役不鉅起頹補弊而功易完堂

室戶牖之儼然悉復古制棟樑榱桷之美矣無廢後
觀春禴秋嘗明靈足以永安朝絃暮誦學業庶幾增
修將舉脩樑恭伸善頌抛樑東欝欝佳城設象崇回
首九原那可作百年松檟但悲風抛樑西簇立羣峯
翠黛低悵望如聞採薇曲海東夫子亦夷齊抛樑南
層巒秀邑與天參雲烟草木皆餘馥豈獨流芳萬口
談抛樑北斗柄環回近北極莫怕玄陰陽或無照照
一理終須復抛樑上青天白日入昔仰吾心本自配
高明浩氣要須以直養抛樑下溪水源源流不舍此
理曾無古今殊誰能默契如斯者伏願上樑之後士

本肇固黍稷芳馨悽愴焄蒿洋洋如在齋修游息濟濟以寧懦夫立頑夫廉何異親炙孝於家忠於國幸致賔興無負往哲繼開之功庸副 聖朝作成之意

太學贊揚文

李德培

臣謹按虞書曰賞延于世春秋傳曰善善及子孫此崇德之盛典而報功於後裔者也然則崇其德報其功著乃帝王之先務而所謂功德者豈謂小補之功一善之德之云乎必也有莫大之德而扶持吾道之脉有莫大之功而培植秉彝之倫然後可以當百世尊崇之典而垂裕於後昆也然帝王顯忠遂良之意

一有不誠則烏能盡尊崇之道而澤流於後裔乎鄭
夢周吾東方理學之祖也爲君死忠伏文山之大義
臨節不奪凜首陽之淸風則昭乎日月不足爲明巍
乎泰山不足為高而其功其德固可尙矣故我 太
宗大王贈謚文忠 世宗大王命列忠臣之傳配享
文廟特蒙 中廟之褒春秋修祀更荷 明廟之奬
逮我 聖上尤盡追崇之道至於子孫毋論嫡庶幷
免身役詩所謂子子孫孫勿替引之者此也 聖明
之所以扶植人倫勸勉忠義者至矣盡矣昔宋帝美
溫叟之淸節而錄其子晳宗嘉司馬之誠實而召其

子此則止於錄用其賢裔而已然則毋論嫡庶之才與不才而幷令免役者比宋朝優矣嗚呼子孫千億永受遐福而 聖明之下獨爲間氓人皆有賢勞之歎而此則偃仰休息人皆有荷戈之苦而此則負居安堵然則君子之澤豈止於五世而斬乎實爲萬世無疆之休也噫爲子爲孫聿修厥德無忝爾祖臣謹贊揚 聖明奬褒先賢之意

新增

嵩陽書院講堂重修上樑文

李明漢

伏以松京故國花菀遺基舊俗猶存閭里之金石無

段斯文不墜考亭之院宇重新茲為士者之藏修實係儒林之興勸惟我圃隱先生萬代忠臣之首三韓理學之宗文章炳如日星隻字片語言行質諸天地五倫三綱遠接洙泗之淵源直繼程朱之統緒天閤北奏皇帝歎獨賢之勞海窟東臨蠻夷識難犯之節羅濟之域千里首闡文明檀箕之後幾年復生豪傑捧虞淵欲沉之日回砥柱幾倒之瀾聞江南花發之詩使人出涕想庭前草交之趣曠世興思政賴人存而道存可憐身殞而國殞興亡鼎革之際天命人心禍福死生之間民彝物則憭憯扶蘇山上壯氣結為

雲烟依稀善竹橋邊靈魄（似疑魂字）來於夜雨平生故宅
不入荊棘之墟突兀遺祠永享薰蒿之奠真儒有作
寔賴啓隲之休賢士所關亦資依歸之樂只緣年代
之寖遠未免梁棟之漸頹過客燒香共惜凝塵之席
行人下馬空瞻蝕苔之碑幸逢賢侯之初臨聿繼先
相之遺化存心於振作之舉致意於修葺之方以自
家心裏之經營不待於外謂我國域中之書院莫重
於斯來多士鼓舞之心借諸僚拮据之力無勞斧彼
鉅彼已見奐焉輪焉初不係於役民豈云時詘苟有
補於作士當以身先翠壁丹楹成之不日靑衿粉領

來者如雲棍祢參差遠暎三條之路山川合沓斜臨
八角之墟將舉修楔恭伸善頌拋樑東維嶽降靈吾
道東凜凜精神如昨日彩虹千丈射天東西驪橋之
北竹橋西往來祗今無問處水流東去日沉西南千
載高名仰斗南洪荒變作聲明地賴有先生作指南
北秋草城南與城北潭潭相府幾年居二十八宿皆
拱北上百世以下百世上先生之靈在世間譬如日
星臨乎上下流水青山屋上下成仁取義亦何傷間
者至今猶淚下伏願上樑之後文風益振吾道丕興
絃誦洋洋一變鄒魯之盛衣冠濟濟共造臺閣之英

培其根達其枝盡是賓興之後立於禮成於樂罔非輩出之賢不替進修之功益勵激昂之志嗟哉吾黨二三子有此廣厦千萬間

崧陽書院東庭碑銘幷序　南公轍

高麗門下侍中謚文忠公圃隱鄭先生諱夢周書院在西京崧陽里舊第遺墟歲庚午公轍來爲留守以仲秋舍菜前某日謁書院欽觀　列朝御製御墨及先生遺像再拜而出粤明年夏府之諸士相與謀竪繫牲之石請公轍以文賢人君子道德節義如日月星辰之閃爍明麗于天如江河之流于地無乎不被

一鄉之賢一鄉祀之一國之賢一國祀之然如孔子其祀遍天下而尤以闕里為貴則書院之在先生所居之舊都者豈不益重耶先儒有言祭不踰望故魯可以祭泰山楚不可以祭河此言禮之不可踰也古者為先農祭爲燧火祭爲教蠶者祭皆所以報也報者不以地之遠邇先生之學直接程朱統緒以達於孔氏使其出於中國則將舉天下同祀今其杖屨所至邱墓所在率以俎豆者亡慮十餘所其禮也甚宜而未易與崧陽之院論其輕重也公轍以末學蒙陋嘗讀先生文集知所慕敬而至其性理淵海之浩汗

微奧者不能窺其萬一且生於四百年之後聞見浸
遠何敢有述無已略誦先賢諸君子之論退溪之祭
先生文曰嗟我夫子天挺人傑希聖之學拄天之力
入則惟孝出則惟忠遭世孔棘蹇蹇匪躬聘隣服頑
朝天感帝盡瘁經綸興替補弊厦顛木支河決航濟
從古英雄運去無成泰山義重鴻毛命輕尤庵嘗撰
神道碑其略言先生挺豪傑之才負特立之姿當麗
運將訖盡瘁所事臣道畢備固已垂諸冊書麗氏之
有先生豈不幸歟我東僻處夷服至周武王時殷太
師來為君長八教是施是必宗其祀舜司徒之敬敷

者肰繼作者無有聞焉歷二千餘年跡熄言湮當胡元之世天下腥羶至於東土則又彝倫益斁誠亂極思治之日也而先生生焉又曰稍長即慕聖賢之學父母喪皆廬墓終制衣冠文物遵用華制講書談理主於朱子而橫說竪說無不脗合不但古註之支離者不能誤人似是而如江西永嘉而非者亦無所售焉用家禮立祠堂而祭祀之禮正拒北虜歸義主而春秋之法明蓋其宏綱大用皆可以質鬼神而無疑俟百世而不惑矣是故本朝諸儒得有以推本演繹其道學淵源典章文物沿泝于洛建而浸淫乎殷周

者皆祖於先生其制治保邦盡忠成仁者寔先生之餘事也昔文仲子曰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東土之士於先生亦當如此二先生學問淵源出於先生爲
國朝儒林所宗而皆以闡明道學爲先生之大功蓋先生殉國之節婦孺皆言之而至其道則士大夫鮮能言之旣知其道而不能知其首倡之功所被者大而遠及得二先生而後其言愈可徵信也世固有爲其君立節者此中人以上或可以勉也伯夷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下此在伯夷爲一節故人未嘗以
聖稱之得孔子孟子而其德乃彰孔子曰伯夷叔齊

求仁得仁孟子曰聖之淸者也曰仁曰聖而許之者
是其學問道德已爲當時之大老而爲百世之師也
其特立獨行之節皆由於信道篤而自知者明也知
伯夷之節易知伯夷之德難若非孔孟之言則伯夷
必不居聖人之列矣先生之節實出於平日之學問
而且其首扶倫綱倡明性理之功得退溪尤菴而益
著顯焉原環東土數千里變而爲仁義禮樂之邦而
得免於禽獸者而誰之賜歟抑又有進者書院固講
學之所也士之居之如百工居肆以成其事院而不
講學則與肆而不事事同先生之道乃三綱五常也

學乃詩書語孟程朱之書也其事非高遠而難行患
不學耳學之可至也而世之衰久矣士率以記誦佔
畢之學乾没於科舉仕宦之途自童而入塾至立朝
從政皆一切僥倖之心而甚者酒食流連戲侮相加
於是爭鬪起焉此鄉中諸君子之所當勉也入是院
者必也倫綱以爲基本詩書以爲茶飯朋友而切磋
之廉恥而繩尺之不爲浮薄名利之人然後先生之
道將有光而先生之學可興矣不然彼邃凡堂宇爲
虛設而止爾院正室爲六間東西配享凡五位禹忠
靖公諱玄寶與先生同仕麗末爲道義交嘗先生之

遇害也人無敢來視者公寄嶠天磨山僧一人具棺
櫬葬于海豊縣　本朝贈封丹陽伯徐文康公諱敬
德西京人自少專意格致之學嘗書天地萬物之名
付之壁上究一物既通然後又究一物方其未窮也
食而不知其味或累日不睡其說蓋多自得學者稱
花潭先生金文正公諱尚憲天姿高潔剛直嘗以興
起正學為己任明亡守節不仕朝野至今師尊之金
文貞公諱堉以經濟材起畎畝為相行大同法號為
仁　孝朝名臣趙文孝公諱翼性喜學問尤深於
大學中庸所著困得說諸篇傳于世忠靖文康之配

或以同道或以是邦山斗之望而文正文貞文孝曾
莅府又有流澤之在人者故幷祀之院之創在萬曆
癸酉碑之立卽崇禎紀元後三辛未七月日銘曰
殷師東來八條敎民歷二千年聖遠言堙猗我先生
出倫拔萃倡起正學深造遠詣論說橫竪自與道契
芟闢蓁翳俗變魋髻士知絃誦禮正喪祭天命有歸
罔爲臣僕一死殉國其身不辱周建圖書以傳閩甌
功存繼開惠澤尚流亦其樹立疇敢與儔崧山之陽
廟宮翼翼　欽賜厥額有煌寶墨庖湢有序斲之礱
之丹塈不渝磚如砥而孰其配之曰五君子志同道

合春秋幷祀濟濟劉劉來玆多士庶腊饎饎籩豆簋
簋神具醉飽盎齊旣旨賴承厤嘉維千萬禩刻銘于
石穹然在庭於虖先生得聖之清

錄事碑附 李龍秀

續集云錄事姓名不傳而此碑記之故謹附篇末以備參考

古昔忠臣志士處危難而無官守者欲自靖其身或隱於漁樵或托於賈傭蹤跡匿名以沒世則雖善於掌攷者無得以徵焉若官無崇卑而一朝能慷慨殺身者其名豈終泯乎哉每余讀朝野紀乘至鄭文忠公錄事事未嘗不廢書歎曰甚哉東人之陋也斯人

也有斯節而在當時已不知爲誰某焉有宋南渡之後衛士僧徒殉亂而得表章者以其有文獻也何中州偏壤之不相侔乃爾耶甲申夏余出守松京既月士人金鼎九得一古紙於其母黨李氏妹以示余即球島金氏舊譜也其中有名慶祚者以恭愍王侍中九周子其名下書官銜暨從文忠公同遇害事甚悉譜之刊在嘉靖癸未去麗季不遠此必有考信而其爲錄事名姓無疑也余乃竦然異之曰事或交臂相失而或得於千百年之久者其斯之謂歟蓋錄事之隨相臣職耳然世之士大夫或高官膴祿者一遇變

故往往棄而去之若雖免逃彼以相府一從事其地微其官卑縱不為文忠捐其生孰有誅者而特以職事所在乃甘心致死如赴樂地嗟呼非斯人賢能然乎哉夫其賢終不可不傳也所以敗笥爛簡字畫宛然閱歷劫如一日豈非天耶從今以往當與文忠名姓同其存亡兩人皆可誦焉於是一府草甫議伐石以識之謁余為文噫斯人之不得其名余嘗惜之而乃者曠世奇事適値余受任茲土之初若有相感者存何敢以蕪拙辭其死時事詳於柯亭趙公碑陰余故略焉慶祚無後孫鼎九為其十五代旁孫云爾

圃隱先生集續錄卷之三

圃隱先生集重刊跋

我先生文集顚末西厓柳相國奉 教校正之本跋之詳悉而但不言 正統時初本刊在何處又未知開舘二本之所添載者出於誰手耳惟其所校正者則梓于永川而兵燹後重刊曲折可徵於芝山之跋矣板久刓缺士林病之 孝廟己亥年間從祖父出監鳳城縣我先子繼爲苞山宰相與合謀剞劂於鳳城族祖相國公實尸其役而尤菴老先生序引於卷首因又發先生精蘊暨後神道之銘益加闡明昭如日星眞可謂後子雲堯夫也旣而松谷趙尙書復陽

周旋洽路載致板本於忠烈書院蓋以院在先生丘墓之下而且爲京師廣布之地也第於鳳城重刊時一傳兩跋未免見漏又其所續附者插入原本無甚主客讀者固已疑之而且今甲子一周其間 聖朝褒錄之典諸賢叙述之文亦多不可遺者不肖蓋嘗兩瞿焉思欲更加整頓而追補之經營搜訪已有年所號幸得遺詩與文若干篇以爲拾遺續其所可附諸條之散出於國乘及諸家文集小說之類者雖片言隻句幷皆剔取又拈出前本所插入者捴二百餘條則畧倣朱子紀譜通編例以年譜遺事尚論祠廟

褒典陳請讃述記題為八綱而分門類附於其下通為附錄續而西厓原本則依舊不動盖此凡例實與相國公之孫監司齊斗氏商量而其所採摭錄示者亦居多焉於是原集全編始復其舊續附之書亦得其體庶可以少酬宿昔之志而顧以謏寡滅裂之見識難保其採摭取舍之精粹此則惟俟覽者之恕否耳因窃伏念濂溪周子以光風霽月之姿窮天根月窟之理默契道妙直接洙泗千載之統而朱夫子發揮圖書之前則不過曰用意高遠而已我先生以豪傑純粹之體發天人性理之奥因言得意復續洛閩

已絕之緒而老先生序集銘墓之前則不過曰忠孝節義而已兩先生顯晦於前後者若合符契真程子所謂無獨有對手舞足蹈者而世鮮能知此者獨使成仁一錄儷美并傳信乎知德之難而道之絕續明晦者果非人力所及也噫時鳳城重刊之回甲春二月朔朝十一代孫前行禦侮將軍翊衛司翊贊纘輝謹跋

西厓奉 教校正之本錯亂於鳳城重刊之時再從祖翊贊公承尤翁之教大加釐正以復四編之舊仍以續錄而跋於卷尾如右是在肅廟己亥蓋將入梓而未果後三年翊贊公卒此編藏之巾衍閱城留守元公仁孫將以此本入刻於崧陽書院已亥以后所未錄者亦不可不附載故按例補

入而其編次讎校之役則奉朝賀洪公
繼禧實主云己丑正月日後孫觀濟追識

圃隱先生集重刊跋

今去圃隱先生之歿餘五百年于玆矣其遺文之行于世也如日星之麗天凡有目者皆可睹也舊刊有二本詳略不同故今其後孫侍郎煥翼氏將謀合付于剞劂氏以開城本爲主永川本爲補附以後來所收遺文互成部居功既訖俾余志其尾竊惟先生道學節義文章之盛吾先子文正公之序至且盡矣余小子又何說敢贅也嗚呼先生不幸値殷周之際盡忠所事扶植綱常以正萬世君臣之大經而明夷夏尊攘之義嚴儒佛衛闢之道以啓我 朝理學之源

則其功不下於成仁之殷少師倡道之周元公嗚呼千秋在前百世在後東人之受恩於先生顧如何哉見今中國淪於左衽正學化爲異教譬如一線微陽若存若亡於九野寒威之中斯文墜矣世道喪矣慨前哲之益遠而歎君子之不得與也然則先生之集此時重刊抑亦非陽復之兆歟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噫吾道之興廢盖有繫於斯役者庶幾其不誣矣宜乎侍郎公之切切於斯而不能已也余於是竊有所感于中者略書如此以寓高山仰止之思云爾

時上章困敦觀之上澣後學恩津宋秉璿謹跋

